

歷史  
劇叢  
刊之  
三

# 李香君

周貽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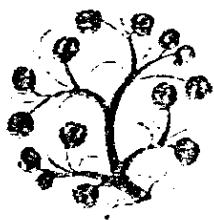


歷史劇叢刊之三

李香君

周贻白著

上海高橋路六號  
木廬戲劇圖書館



上海民國書店發行

1940

## 自序

李笠鴻曰：「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傳奇亦然，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終，離合悲歡，中具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俱屬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閒情偶寄詞曲部）

哈密爾頓曰：「所謂主旨，即有關於人生的永遠原理，或者真理，——這樣的真理，可由有哲學質分的人，用抽象的一般理論，述敘出來。劇作家將這種真理，極力在他劇中特殊的情節中，具體地表現出來……一切世界上最偉大的戲劇，都是生於一個簡單的中心的思想；或者，換個比喻來說，這些戲劇，就如一個蛛網，一層一層的，由一個中心的話源織出來。」（戲劇論）

上面這兩段話，持論者雖然一個是中國舊日的傳奇作家，一個是美國現代的文藝批評家，而於戲劇的主旨，却具有共同的認識。可見凡屬一種真理，其永恆性是不為時間和空間所限制的。

桃花扇傳奇，以生日排場，穿插明末史事，包慎伯以爲「其旨在明季興亡，侯李乃是點染，」自爲有識之言；而李慈銘則以爲「桃花扇曲白中，時寓特筆，包慎伯能知之而未盡。」（荀學齋日記）實則包氏自有獨到之見，足可說明桃花扇全劇之主旨，其言曰：

……其士人負重名持清議者，無如三公子五秀才，而迂腐蒙昧，乃與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無才也。敬亭、崑生、香君，皆抱忠義知勇，辱在涂泥。故備書香君之不肯徒死，而必達其誠，所以媿自經溝瀆之流。書敬亭、崑生艱難委曲，以必濟所事，而庸儒誤國者，無地可立於人世矣。……（藝舟雙楫）

三公子者，方以智、冒辟疆、陳貞慧也。（或加侯方域稱四公子。）五秀才者，吳應箕、楊廷樞、劉城、沈士柱、沈壽民也。其言雖未免近於籠統，然揆之當日事理，亦非全無見地，尤以

「世固非無才也」等語，實爲洞見桃花扇作者之深心。但包氏的看法，亦自有其根據。李慈銘日記云：「桃花扇序及評語，皆東塘自爲之，不過借侯朝宗爲楔子，以傳奇家法，必有一生一日，非有取於朝宗也。」按桃花扇評語，每於香君曲白致其揄揚，如却奁鬻罵阮大鍼時則曰：「巾幗卓識，獨立天壤。」罵筵齣香君聞諸佞皆在時則曰：「此是香君快意之時。」罵諸佞時則曰：「罵的痛快，罵的狠辣。」凡此種種，皆可藉見作者之用心，故宋犖題桃花扇詩云：

南渡真成傀儡場，一時黨禍劇披猖，翩翩高致堪摹寫，僥倖千秋是李香。

然則桃花扇雖寫明代興亡，其主旨實欲以娼優下賤之忠義，譏媿當時的士大夫們。侯朝宗既爲楔子，則史道鄰、黃虎山等不過位屬陪賓，且劇名桃花扇，雖寓傳奇之意，其初心固止爲一事而設，其他關目，亦不妨視作衍文，換言之，其簡單的中心思想，實爲「巾幗卓識，獨立天壤」無限情由，都只是這一個話源織出來的蛛網。

本人此次以桃花扇傳奇改編爲李香君話劇，一方面是取其故事曲折，意味深長；一

方面則以其主旨有在，大可反映現實。蓋今日之日，雖與明代末年迥然有別，而論地論人，自亦有可關合之處，惟其如此，則李香君之搬上舞台，似非全無意義。且戲劇之表演故事，皆擇其可傳者而傳，若謂忠義只存於男子，氣節不屬於娼寮，則未免太頭巾氣了。

桃花扇傳奇，在一切舊有劇本中，是一部最爲認真的作品。其所有齣目，除不得已時須顧全舞台情形，偶有牽合之處外，幾乎語必有徵，事必求實。因此，改編爲話劇時不免略費周章。蓋所敘既多，引事較繁，關於枝葉之芟除，極難決定去取，幸其主旨明瞭，毋待深索，故只取李香君本身事跡，裹以周圍諸人，爲求闡明時代背景，略及南都舊事。因面目已非桃花扇之舊，故改名李香君，以示不敢蹈襲虛聲，並藉使主旨更爲明顯。

或謂明末復社與阮大鍼之結怨，實始於「留都防亂揭」之明致聲討（事詳陳貞慧防亂公揭始末，公揭全文載吳翌鳳鐙窗叢錄）。宜爲全劇之關鍵，雖似言之成理，然於本劇實爲另一頭緒。按公揭主藁者爲吳次尾，領銜署名者爲顧杲，附署者有陳貞慧，楊廷樞，黃宗羲，沈士柱，萬泰，方以智等百四十人，而獨無侯方域，蓋公揭成於崇禎十一年戊寅，

於十二年己卯春初刊布，侯方域至南京應該爲己卯夏間，始與吳次尾陳定生（貞慧）等納交，因而主盟復社。（見侯方域年譜）故桃花扇傳奇對於公揭事，亦只於開首第一齣吳次尾口中提及「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公討其罪，」此點實孔東塘極端慎重處，爲讀桃花扇者所不可不知。若竟以公揭事爲前提，則主旨將屬於吳次尾顧杲方面，又何必特寫李香君與侯方域一段姻緣？至於陳定生在本劇中出以明寫，不過因其與李貞麗相善，爲李香君間接之陪賓，若吳次尾亦派以脚色使之登場，從而寫其捐軀赴難，豈非多一頭緒？桃花扇傳奇以四十餘齣之長篇，對於吳次尾尙只寫至「會獄」而止，話劇旣以李香君爲主，雖史道鄰黃虎山之悲壯激昂亦未加點明，殊可不必更寫一吳次尾而使頭緒加繁矣。

至於阮大鍼與侯方域結怨之始，實因侯不願與阮納交之故事，載侯之壯悔堂集——  
癸未出金陵日與阮光祿書，略謂：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旣得之，必喜而爲僕贊

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滿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以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而執事顯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其事甚明，毋待疏注，且侯之絕阮，實李香君有以促成之，李姬傳云：

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日，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義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sub>米</sub>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

本劇第一幕以王將軍結納侯生而爲香君窺破其隱，蓋卽本此，其送禮一事，則爲根



據桃花扇傳奇却查關目稍加變動。至於開場先之以柳敬亭說書，雖借以介紹諸人出場，其所說武松打虎一段，實據張岱陶庵夢憶之說。至於侯方域假其父手筆作書致左良玉，原有其事，桃花扇傳奇敘之甚詳。但按之事實，微有不符，據壯悔堂集——代司徒公與甯南侯書，楊廷樞書後云：

癸未，侯子居金陵，甯南左侯兵抵江州，旦夕且至，熊司馬明遇知其爲司徒公舊部，請侯子往說之，侯子固陳不可，乃卽署中爲書以付司馬，馳致之甯南……甯南旋得書而止……

然則當時左良玉實已進兵九江而不在武昌，侯作書之地，實爲熊明遇署中而非妓院，本劇雖仍從其關目，但已改爲柳敬亭賫書至九江，庶稍近實。

第二幕阮大鍼召香君侑酒，固無其事，然王將軍被拒後，阮既「含怒未已」，安保其不遷怒香君，而小人得志，睚眦必報，亦理之所近，且「魏忠賢乾兒」之說，卽留都防亂揭中所謂「崔魏逆黨」也。侯方域與阮光祿書中有云：

工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

侯生黨禍之始，固由此書，而最爲阮所深惡者，亦卽「乾兒義孫」一語，惟其力尙能及，故召香君以辱之，其事雖出揣擬，實由桃花扇傳奇罵筵一齣脫化而來，故解圍之人，仍用一楊文驄，並借爲第三幕促侯出走時之張本。至於馬士英就阮商議迎立福王事，實本明史馬士英本傳：「大鉞閉門謝客，獨與士英深相結」而聯絡士紳一事由阮爲之，則從桃花扇迎駕一齣之說也。

第三幕初寫李香君畫扇，雖爲血洒扇面預留地步，而李香君實亦能畫，且尙有作品流傳人間，（某雜誌曾刊其花鳥扇面照片）至楊文驄勸其出走，則爲實事。按侯方域致阮光祿書云：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

置之族滅而後快也……

或謂陳定生並不與侯同逃，則雖戲劇排場之牽合，固非全無因由，據侯方域年譜載：「崇禎十六年癸未，公二十六歲……阮大鍼以蜚語中公，公避於宜興……」避於宜興者，走依陳定生也。又陳貞慧防亂公揭始末云：

甲申九月十四日，兩旂尉至余寓，蹤跡余所與仲馭往來書札，無所得，因出一票，但聞曰：「駕上來！駕上來！」數十人蜂擁余去，時河南侯子適至，爲余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間，而爲求援於練少司馬……

據此，侯方域離南京爲癸未，陳定生被逮爲甲申，相去一年之久，何所見其非一同逃出南京？至於田仰逼婚，本爲桃花扇傳奇原有關目，事見壯悔堂集——答田中丞書，不贅。但香君與侯生臨別，本應爲歌琵琶詞，茲爲減省排場計，僅就其語氣爲作贈言，然其事固有足紀，李姬傳云：

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

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安，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

第四幕寫福王沉迷酒色事，在桃花扇傳奇爲第二十五齣選優，本劇於開目略有變動，而所本皆爲實事，按明季南略載：

除夕，上在興甯宮，色忽不怡，韓贊周曰：「新宮宜懼。」上曰：「梨園殊多佳者！」

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

又南疆釋史：「金陵賸事言，內監奉旨采合媚藥，需雀腦蟾酥，市中一夕踊貴。」又明

季南略：「蘇州有醫者鄭三山，日以春方進上，多鄙褻，上寵之。」至於福王亦能串戲，則見柳漪明季遺聞及陸麗京織言等書。

李香君曾被選入宮，亦爲實事，秦淮八豔圖小傳云：「福王卽位南都，徧索歌妓，香被選入宮，南都亡，隻身逃出，後依卞玉京以終。」桃花扇傳奇選優，香君所唱爲牡丹亭尋夢齣中「懶畫眉」一支，而東塘自作眉批云：「此玉樹後庭花，誰忍聽之。」本劇香君不願

唱曲，本此意也。宮中傳演燕子箋，雖從桃花扇關目，實本王漁洋秦淮雜詩注，其忠諫福王之言，則就婦人集所載台城題壁詩加以牽合，其詞云：

臨春閣外渺無涯，烽火連天動妾懷，十萬長圍今夜合，君王猶自在秦淮。

或謂當時何來砲聲，福王下場時似不應爬走，雖似戲劇排場之誇張，實亦有本，按江  
南聞見錄載：

乙酉五月初十日，連日警報叠至。是日，趙圻城有演放大砲之示，不果，夜分北風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進迫神京……

又應喜臣青燐屑云：

五月初十夜，大霧橫江，北兵夜取瓜州，市廛門扇柵欄，竹椅木棹，結為一牌，上燃燈燭，大施號砲，亂流而下……江東王氣，於斯盡矣！

又李清三垣筆記云：

馬輔士英為黃侍御所糾，密疏言：「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鎮力，其餘諸臣，皆意

潞藩今日彈臣，明日且擁立潞藩矣。」上信其言，爲雨泣久之，以後一切朝事，俱委士英，惟狂走宮苑中如失心狀，後聞北警，十餘宦豎扶之出奔，外官尙不知也。

他如福王小名福八，宮中妃嬪教鸚鵡呼之，則見黃梨洲 思舊錄，亦卽沈士柱 宮詞所謂「鸚鵡金籠喚御名」是也。

或謂福王不應稱孤，應照皇帝稱朕，實則福王初爲監國，後始由馬士英擁戴而僭位，其監國詔書及膽黃有「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掃妖氛」，「孤雖弱質，血氣猶存」等語可證。（見顧炎武 季實錄）僭竊以後，雖可稱朕，然春秋之義，一字所加，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况先皇太子猶在，雖得僭位，於正史不奉正朔，卽明代遺臣，除顧炎武曾以之撰爲聖安本紀外，無以皇帝尊之者。「孤是個皇帝」正以表其僭竊耳，若直以正統目之，又何必以戲劇排場從而譏刺，蓋旣曰「穿起皇衣，戴起皇帽，只要裝得像，就不怕人家不承認。」又曰：「這倒真像是一齣戲了。」請細味其詞，當不難明白稱孤而不稱朕之意矣。

第五幕李香君之結局，實本秦淮八豔圖小傳「後依卞玉京以終」之說，卞玉京晚年出家爲女道士及吳梅村贈詩，皆爲實事。（見梅村詩集及板橋雜記）或以爲侯方域與香君在蘇州相晤爲虛設，其實不然，按四憶堂詩集有游吳遇李校書四首，其一云：

零落衫裙到菱荷，湘靈皎月照愁多，停舟曾向潯陽過，怕聽當年太傅歌。

據侯方域年譜載：「順治九年壬辰，公三十五歲……訪陳定生於宜興……作哀辭九章。」照詩集所排次序，遊吳遇李校書，適在哀辭九章之前，可見順治九年侯因訪陳定生之便，實曾至蘇州晤香君。

或謂李香君之胸襟志趣，未必如本劇所述之甚，其對侯之出山應試，似不至氣憤到如是地步，實則此事亦有所本。按侯方域答田中丞書云：「僕雖書生，常恐一有蹉跌，將爲此妓所笑，而又能以生平讀數卷書，賦數首詩之伎倆，遂願指而使之耶？」據此，可見李香君自具胸襟，不同凡妓，至於香君之氣性剛烈，亦可於侯之筆下見之，婦人集李香條冒褒引侯方域致陳處士小札云：

昨域歸來，有人倚闌小語，謂足下與域至契，既知此舉必在河亭，凝望冀月落星隱，少申夙諾，不意足下誘李君虞作薄倖十郎也。然則一夜徬徨，失却十年相知，羅袖拂衣，又誰信此盛遇乎……今日雅集，亟欲過談，而香姬盛怒，足下謂昨日乘其作主，而私譖十郎，堅不可解，則域雖欲過從，恐與人臣無私交之義，未有當也。

據此，不獨可見香君之風調，亦可知侯對香君懾服之狀。氣至於死，雖不見諸記載，似非完全不可能的事。而况以弱質娉婷，幾經摧挫乎？

或謂侯方域實未出山應試，本劇未免厚誣古人，實則此事至易明白，按侯方域年譜：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歲，奉司徒公居南園，當事欲索治公以及司徒公者，有司趨應省試方解。

又壯悔堂集第八卷，載有豫省試策五篇，即為辛卯省試之作，其第一篇主張治平講學，宜「濟滿以漢」，第五篇主張立法有本，須「滿漢無二體」，鐵證具在，無所用其曉曉矣。



## 本事

李香君，明代末年秦淮之名妓也，與當時名士侯方域曠，而李之假母李貞麗，亦與侯之友人陳貞慧相善。侯與陳，皆其時所謂東林黨之中心人物，而爲一般奸宄所側目者。某日，院中方召說書人柳敬亭開講武松打虎，曲欄中姊妹被邀者，有卞玉京、鄭妥娘等人，方說至緊要關節，忽有王將軍來，書乃中斷。而王之來意實受魏闥餘黨阮大鍼之託，謀與侯陳親善，藉以遏止外間不利於己之輿論。並以珍飾餽香君，俾可羈縻之。香君知其事，拒珍飾不受，且以言激方域。方域悟，乃不理王。王將軍計既不售，沮喪而去。適陳貞慧得信，平賊將軍左良玉將自九江進駐南京，以左爲侯之尊人舊部，倩侯假父手跡以書阻之。侯允之，但寄書無人。時說書人柳敬亭尚在，乃由香君之推荐，由柳賚書赴九江以說之。

王將軍回至阮大鍼宅，阮方刻意編寫劇本，迨知侯不受交結，純爲香君之故，大怒。然

以在野之身，亦無可如何。忽鳳陽督撫馬士英微服闖入，告以流賊已破北京，崇禎殉難，謀以福恭王之子朱由崧繼位，要阮結連南京士紳，出名擁戴，並許以高官厚爵。阮諾之，得意忘形，亟圖報怨，乃使僕假託名義召香君至，極意侮辱之。香君不爲所屈，方相持間，幸楊文驄來，始得脫，而阮大鉞害侯之心，因是更加甚矣。

香君既爲阮大鉞所辱，刻未去懷。某日，正畫一摺扇，言次，又與侯提及舊事，方表悔恨，忽楊文驄至，爲述及馬阮等迎立福恭王子之事，侯主張另立潞王。楊以馬阮迎立已成事實，勸侯暫避，侯初不願。無何，人聲洶湧，朱由崧已由馬阮等迎接過江，而陳貞慧亦匆匆趕至，勸侯速避，並以詞讓香君。香君勸侯，侯仍猶豫未決。忽有兵士數人來，侯陳以爲係捕人者，慌張逃去。實則兵士之來，另有目的。已而，王將軍亦至，則爲新任漕撫田仰求聘香君爲妾者。香君示不願，王乃以三百金要之，香君情急，圖躍入秦淮河自殺，幸爲衆人所持。香君憤甚，以頭觸窗柱，額破，血濺扇上，王大駭。至是真麗知無法脫身，乃自請往見田仰。王將軍無奈，遂與貞麗同往。楊文驄見扇上血點，乃取畫筆，爲點染成一折枝桃花。香君見之，不禁

## 大憫

朱由崧既被擁立，國號弘光。會年終，弘光御便殿，容色極爲寡歡。近臣韓贊周問之，乃以元宵新排燕子箋戲劇，其中缺乏脚色爲言。

韓大恚已，而馬士英與阮大鍼俱來朝見，馬以搜捕東林黨爲請，弘光允之。阮則奏明已覓得秦淮妓女數人，將備元宵演劇。弘光大喜，立召進見，而來者則爲李香君及鄭妥娘也。弘光頗以香君爲美，問答間稍假以辭色。香君以正言規之，弘光不聽。適清兵圍攻南京，城將破，弘光君臣亟逃去。砲聲響處，牆摧棟折，香君等見勢不佳，亦慌忙逃出。

香君逃出後，卽赴蘇州依卞玉京以居。時卞已出家爲女道士，不涉世務。忽柳敬亭尋至，玉京初不承認香君在其家，嗣柳直攻其隱，始請香君出見，柳乃爲言侯方域近况，並謂受侯之託來接其赴河南原籍。香君詳詢一切，柳對侯頗致崇敬，力言其不至對清廷有所妥協，香君亦信之。已而張魁官來言，侯已出山應試，香君稍稍疑之。忽門環響動，則侯已自河南趕來，方與香君互傾別懷，言中忽露已出山意。至是香君始知侯未能克終晚節，由憤

生怒，觸發舊疾，乃嘔血不止而殞。

# 本劇第一次公演

時間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十五日

地點 上海璇宮戲院

演出團體 中國旅行劇團

導演 卜萬蒼

## 演員表

(以出場先後為序)

張魁官	.....	吳景平	陳貞慧	.....	黃河
李貞麗	.....	藍青	侯方域	.....	陳玉麟
保兒	.....	成清	李香君	.....	唐若青
侍婢	.....	夏多文	柳敬亭	.....	龔家寶
卞玉京	.....	劉蓮	王將軍	.....	葛家寶
鄭妥娘	.....	狄納	阮大鍼	.....	王獻齋
		林納			邵華

485007



# 李 香 君

## 登場人物

(以發言先後爲次序)

張魁官 三十歲左右(幫閒者)

李貞麗 三十多歲(鴿母)

保兒 二十多歲(妓院僕人)

侍婢 二十多歲

鄭妥娘 (名如英) 二十多歲(北里名花)

卞玉京 二十多歲(初爲北里名花,後出家爲女道士)

陳貞慧 (字定生) 三十歲左右(明末四公子之一)

侯方域 (字朝宗) 三十多歲(明末四公子之一)

李香君 二十歲左右（北里名花）

柳敬亭 四十多歲，面麻有鬚。（說書人）

王將軍 三十多歲（落職軍官）

阮大鍼（字集之）四十歲左右（初爲罷職閒員，後爲兵部右侍郎。）

阮升 二十多歲（阮宅僕人）

吹笛人 三十多歲

馬士英 四十多歲（初爲鳳陽督撫，後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

阮福 二十多歲（阮宅僕人）

楊文驄（字龍友）四十歲左右（初爲罷職縣令，後爲禮部主事。）

長班甲 二十多歲

長班乙 二十多歲

弘光帝（卽福王）三十多歲

內監甲 二十多歲



韓贊周 四十多歲（司禮監）

內監乙 二十多歲

柔柔 十七八歲（卞玉京侍婢）

## 第一幕

### 佈景

妓院，右爲一帶長廊，廊端有門通外間，廊外爲秦淮河，河邊垂柳數株，隨風拂動。遠處有橋梁，橋邊泊有畫舫。左爲正院，向內置榻門，門內懸竹簾，簾中隱約露牀几，爐香裊裊，自簾中出。榻門向左爲素壁，壁上懸字畫，壁前設長几，几上置瓶花及古玩之屬。中置八仙桌，桌旁散置椅凳。壁角懸簫笛琵琶等樂器。

### 幕啓

張魁官正在悄悄地拿着麈尾拂拭桌椅及字畫上的灰塵，慢慢走近壁前，整理着瓶花古玩，抬頭看了看壁角的樂器，沉吟地站住，放下麈尾，取簫反覆檢視，嗣卽置於嘴邊吹弄數聲，初撥前後瞻顧，惟恐有人知覺，繼則索性坐下來大吹特吹。正嗚嗚地吹得起勁，貞麗自竹簾內輕輕地走出，立着聽了一會，魁官一曲甫畢，方擬換調再吹，貞麗突掩至其身後，攫取其頭上駿帽，擲於地下。魁官

回頭見爲貞麗，忙起立陪笑，一面置簾於桌，一面自地下拾起駱帽。

貞麗（微愠）你的興致倒不錯，也不管人家睡醒沒有，大清早起，就在這裏嗚嗚嗚嗚地吹。

魁官（帶笑，一面拍着駱帽上的灰塵。）您以爲這還是早晨嗎？（手指廊外）您瞧，太陽到了什麼地方！

貞麗 管他太陽到了什麼地方，我們這兒睡得晚，起得遲，你難道不知道嗎？

魁官（點頭，笑。）知道，知道！因爲怕你們起得遲，所以趕早來替你們收拾，瞧！（以手四

指）不是都弄得很乾淨了嗎？

貞麗（四周看了看，回噴作喜。）這倒要謝謝你！（曼聲）保兒！保兒！（坐下）

魁官 您要幹什麼，我來好啦！

貞麗 你當我真的沒有睡醒嗎？說不定我比你還要起得早哩！

魁官 不是嗎？（打量貞麗）瞧您這身打扮，我就知道。（靠壁前坐下）



貞麗 知道什麼？

魁官 (笑) 知道您老早就起來了，梳頭，換衣裳，摸弄了好一陣子。

貞麗 (抿嘴一笑) 保兒！(大聲) 保兒！

保兒 (在裏面) 來啦！

貞麗 什麼事兒也不管，單知道睡覺！

(保兒睡眼惺忪地自廊端一門走進。)

貞麗 (橫眼看着保兒) 你知道是什麼時候了嗎？你倒吃得飽，睡得穩！

(保兒揉揉眼睛，走近桌前拿起塵尾胡亂拂拭着，忽然看見桌上的簫，再看看桌椅，回頭望了望

魁官，又看看貞麗。)

保兒 (望着魁官笑) 又勞您的駕替我弄乾淨了。(帶着笑容取簫掛向壁角)

貞麗 魁官！這真要怪你不好！因為你常常來替他們收拾，倒把他們弄得更懶惰了。

保兒 這只有魁官纔肯替我們幫忙！

貞麗 有人替你們幫忙，你們就好青天白日睡着不醒來，是不是？

魁官 今天是特別情形，因為我想聽柳麻子說書，所以趕早點兒來了。

貞麗 說了半天，你還是趕這一場來啦！

魁官 可不是嗎？哈哈！

貞麗 （故意地）你別太高興了。今天柳麻子是不是會來，還不知道哩！

魁官 您不是前十天就給過定錢了嗎？他要是忘了，我可以去找他。（起立）

貞麗 （搖手）別忙！待會香君起來了，他要是還沒有來，你再去找他罷！

（保兒在旁邊聽得出了神，魁官走去接了麈尾再向壁角所掛樂器揮拂着。）

貞麗 （顧保兒）你還獸着幹嗎？一會兒就有客人來了。快點去預備！

（保兒轉身走出，魁官拂拭灰塵後，復將麈尾掛於壁間，再去整理几上的古玩。）

魁官 （一面整理）一個做當家人的，真不容易，這個那個，什麼都得操心！

貞麗 不是嗎？你要是不去監督他們，準出岔子。何況我們吃這一盤飯，來往的人又多，不

管他的誰，就是明知道他對我們不會有什麼好處，（太息地）也得向他們陪着笑臉。

魁官 既然吃這一盤飯，那是沒有法子的。（走向廊邊，放下一半簾子。）

（侍婢自櫃門內走出，手裏捧着茶具，就着八仙桌一樣樣擺下。）

貞麗 香君起來沒有？

侍婢 已經起來，在那裏畫畫。

貞麗 侯公子呢？

（侍婢微笑着點頭，魁官走近。）

魁官 香君這麼早就在那兒畫畫，真是了不得！

貞麗 她的脾氣，就是這樣，一天到晚，不是看書，就是畫畫，到底是良家子女，多少帶點小

姐派頭，可是來往的客人，喜歡她的也就是這一點。

魁官 這當然咯，提起李香君，秦淮河一帶，誰不聞名！（伸拇指）怪不得侯公子這麼迷

戀着她，（笑）哦！還有一位陳公子，不是也迷戀着……

貞麗 (指魁官) 你這小鬼，又在開你媽的玩笑了!

魁官 這還有什麼話說，當代有名的四位公子，您的家裏倒佔了兩位，(伸兩指) 秦濼河一帶，誰還會比您更露臉。(豎拇指)

貞麗 (帶笑地) 呸!

魁官 (記憶地) 李大娘，外邊有人說，還有一位什麼王將軍，也在您的家裏日常來往，(笑) 這算是誰的客人?

貞麗 瞎說，那是侯公子的朋友。

魁官 這就難怪!

貞麗 怎麼樣?

魁官 聽說這位王將軍，手面很闊綽。可是，他並不是個有錢的人。

貞麗 管他有錢沒有錢，他在我們這兒來往，不過爲了應酬侯公子，雖然時常請請客，可是我們並不會沾他多少光，而且香君對他也沒有什麼好感。

魁官 爲了應酬侯公子，大概不錯。他好像和阮大鉞阮鬚子也有交情。

貞麗 (詫異) 你怎麼知道?

魁官 我看見他在阮大鉞家裏聽過戲，和阮鬚子坐在一道，樣子很親密的。

貞麗 阮大鉞? 是不是那個魏忠賢的乾兒子?

魁官 正是他。

貞麗 那是一個有名的壞東西! (回頭) 誰?

(廊端門外一片笑語聲，貞麗忙起身時，鄭妥娘與卞玉京已相偕走進。)

妥娘 (帶笑) 客人來了，趕快來迎接!

貞麗 對不起，我不曾懸燈結綵! (笑)

玉京 (冷靜地) 又不是嫁女娶媳婦，要那樣熱鬧幹嗎?

妥娘 她是想招贅!

玉京 香君已經有了女婿，用不着你再替她找。



貞麗 你們要是想找女婿，我可以替你們想法子。

妥娘 (搖手) 用不着費心，你的女婿來了。

(玉京回頭看看外邊，妥娘掩着嘴笑。)

貞麗 你們在弄什麼鬼？

(貞麗走向門外去看，保兒突然走進，幾乎與貞麗相撞，妥娘與玉京皆笑不可仰。)

貞麗 (喝問) 什麼事？

保兒 (正色) 陳公子來了。

(保兒朝廊邊讓開，陳貞慧匆匆走進，貞麗笑着點頭，面有羞色。妥娘與玉京大笑。)

貞慧 (看着妥娘) 你們笑什麼？

妥娘 李大娘預備懸燈結綵招你做女婿。

貞慧 (笑) 那很好！

方域 (在簾內) 我一定來吃喜酒。

(在場諸人俱笑，侯方域揭簾而出，保兒移動椅凳。)

安娘 (四面觀望) 侯公子香君呢?

貞麗 (向簾內朝上望) 香君，香君!

(大家都向簾內張望，安娘跑入。)

方域 她還在那兒畫畫哩!

(安娘跑出，手裏擎着一幅畫，香君跟在後面翩然而出。)

香君 如英姐，如英姐!

安娘 (把畫向桌上展開) 大家來看! 這是香君的大作。

香君 (赧然) 真是獻醜得很!

(香君欲搶畫，安娘急忙讓開。)

香君 如英姐，你怎麼啦!

玉京 這樣好的畫，怎麼不拿出來給大家看看，難道只好讓侯公子一個人看嗎?

妥娘 (看香君) 這樣漂亮的人物，又唸了不少的書，還曾畫畫，真是難得！

玉京 (笑) 說起李香君，誰不知道她是書香人家的小姐出身呢？

貞麗 你們又要提起她的身世來，回頭她又要發牢騷了。

香君 (微笑) 並不是我愛發牢騷，提起來不過使我更加慚愧罷了。

妥娘 這又有什麼慚愧呢？

香君 做了一個女人，已經容易被人家看輕，何況還是個妓女呢？

妥娘 怎麼樣？做妓女的不許是書香人家出身嗎？

香君 只怕那些讀書的朋友都要來反對我了。(瞟視方域)

方域 (笑) 你瞧！牢騷又發到我的頭上來了。

(在座各人俱大笑，保兒捧茶上，柳敬亭搖着扇子從廊端走進。各人俱斂笑點頭。)

敬亭 (向各人拱手) 對不起，來遲了，來遲了。

貞麗 (起立) 來遲了不要緊，待會多說一段書罷！

(魁官移椅子，保兒倒茶。)

敬亭 (就坐) 您李大娘的吩咐，那還有什麼說的。(向方域及貞慧) 只怕兩位公子聽不慣我這山聲野調。

方域 好說，好說!

妥娘 (爽快) 用不着客氣了。秦淮河只有你這一份。別讓兩位公子挑眼就得啦!

敬亭 (笑) 我這一份算得什麼，秦淮河上，(指魁官) 比方張魁官的簫，(屈指) 張卯官的笛子，錢仲文的十番鼓，張燕筑和丁繼之的串戲，都只有一份。(對妥娘笑)

至於頓老的琵琶，妥娘的詞曲，(伸拇指) 那就祇應天上，難得人間了。哈哈!  
(方域、貞慧都首肯地點頭。)

香君 如英姐這一份，倒真是久仰得很!

妥娘 不是嗎？李香君的水墨丹青，可也有不少的人知道哩!

貞麗 還有下玉京的琴，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份來。

敬亭 所以，我這一份算得什麼呢？

香君 我以為閒話少說，應該書歸正傳。

玉京 對啦！

貞麗 柳先生，你坐在那裏最便當！

敬亭 （把椅子移向靠左桌邊）就是這樣罷！

（各人俱起身，保兒與魁官把椅子俱移向桌子右邊，貞麗與妥娘並肩坐，貞慧坐在貞麗側近，玉京坐近榻門，方域與香君偎倚地背着長廊而坐，魁官斜靠長几立着。侍婢遍向各人端茶，另以一茶壺置於敬亭前。敬亭俟各人坐定，自袖中取出醒木一方。）

敬亭 （笑）做文章也要有一個題目，諸位要聽那一段，請點一點罷！

貞麗 （顧方域）侯公子怎麼樣？

方域 （向香君）你想聽那一段？

香君 媽！要柳先生講「武松打虎」好不好。

（貞麗點頭，魁官擊節贊好。）

貞慧 那麼，就是「武松打虎」罷！

（敬亭自袖中拿出手帕向嘴角揩了一揩，端整了一下衣襟，把坐位挪正，一面搖着扇子，一面閉目凝神，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敬亭 （朗誦）道傍車馬日繽紛，行路悠悠何足云。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

貞慧 （點頭稱嘆）好！

敬亭 （拍醒木）諸位，您說我爲什麼唸這四句？（搖動着扇子）只因那武松在清河

縣城酒後失手，一拳將本處的機密打暈，忙中不察，以爲那機密已經死了。因此，連夜逃到橫海郡柴皇親柴進的東莊，躲災避禍。初來的時候，柴進看他是一條好漢，十分的款待。那知道武松生來性情高傲，不大喜歡逢迎，抱着一腔孤憤，只好借酒澆愁，有時喝醉了，不免尋點事情發洩一下，一言不合，說不定就要揮拳動武。於是，柴進聽得一些莊客們都說他的壞話，就款待得疏慢了。您想武松是一種怎樣的人物，那裏受

得住這一口氣，正所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你既然不以國士待我，我就不必以國士報之。慨憤之餘，所以就說出了上面四句話。

方域（擊節）不錯！

敬亭（喝了一口茶）話說那武松，爲了要到清河縣去探望那多年不曾見面的哥哥，當下拜辭了柴皇親柴進，身背包裏，手提哨棍，（以扇作勢）走出東莊。那時正是十月天氣，走路還帶幾分溫暖。一連走了幾天，早來到陽穀縣地面。當日行了一程，天色已經過午，武松抬頭一看，（用扇子指着）前面正是樹木叢雜的景陽岡。心中暗想：「前幾年我從此處經過，那岡子上的樹木，還不怎麼高大，現在看來，已和往日大不相同了。這正是：山中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不由得微微嘆了一口氣。您想武松乃是一條出名的好漢，爲什麼忽然發出這種感慨來，因爲他空有滿腔熱血，還不曾遇得一個知音，眼看着歲月蹉跎，依舊是風塵勞碌，叫他怎的不嘆氣呢！

（貞慧凝神地點頭，香君起立，拉了方域的手，把椅子挪近一點，魁官微微太息着。）

敬亭

（以扇子作提哨棍式）那武松嘆了一口氣，再向前面一看，只見那落了葉子的柳樹枝桠上面，露出一方白布招旗，上面隱隱露出字跡。武松心裏想：「這是什麼東西？」連忙走近幾步，仔細一看，只見上面寫着五個大字：「三碗不過岡！」覺得這話有點難懂。再看那招旗是從一所屋子裏挑出來的。走近那屋子一看，只見門前設着桌凳，裏面排列着許多酒缸酒甕，靠門邊一座櫃台，坐牌上寫着：「太白遺風。」分明是一所酒店。這時口裏正有點發渴，看看天色也正是打尖的時候。「既然是酒店，就進去喝幾杯罷！」當下提了哨棍（以扇子作勢）一直走進店門，揀了一副座頭，把哨棍放在一旁（放下扇子）解下包裹，拍了拍身上的灰塵，隨即坐下。那知道等了一會，還沒有堂倌前來招呼。武松四圍一看，悄悄地看不見一個人。原來這座景陽岡，因為樹林深密，新近出了一隻吊睛白額的大虫，時常出來傷害行人。因此陽穀縣出下榜文，一面限令獵戶擒捉，一面禁止單身客人過岡，每日限定巳午未三個時辰，凡要過岡者，必須結伴同行。除此三個時辰以外，不許單獨走過。這時候，天色已過午時，店中



堂倌剛剛招待一班客人過去，料想沒人來了，落得偷閒一下，隨身倒在櫃台裏面的凳上，呼呼地睡着了。休說武松進店他不曾知道，就是老虎來把他吃了，也未必會醒來！

（貞麗、安娘皆啞然失笑。保兒愕然注視着。）

敬亭 武松等了一會，還是看不見一個人，側耳一聽，（作鼾聲）心裏想，這傢伙倒睡得穩當，不由得生起氣來。（起立，拿起醒木。）說是：（大聲地）「呔！（拍醒木）你這店裏有人沒有？」這一聲喊不知緊要，只聽得撲通一聲，那堂倌嚇得連人帶凳一起滾在地下，接着店裏那些沒有裝酒的空缸空甕，都驚得發出嗡嗡的回聲來，屋梁上的灰塵，也撲簌簌地只往下掉。正是：橋下倒流三尺水，雲中陡起一聲雷。

方域 （失聲地）好！

貞慧 （笑）真是神來之筆！

貞麗 （拉拉貞慧）不要吵，聽他說下去！

敬亭 (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把扇子摺合。) 那堂倌被這一聲驚倒，好像做夢一樣，連忙

從地下爬起來，抬頭一看，只見座頭上坐着一條大漢……

(王將軍匆匆從廊端一門走進，張皇四顧，敬亭見狀，突然停住不說，大家都回頭向外面看着，王將軍直走向方域面前。)

將軍 (拱手) 朝宗兄！真是找得我好苦！

方域 (起立) 有什麼事嗎？

(衆人俱愕然地望着，王將軍遲疑地左右顧視，貞麗首先起立，衆人皆隨起，惟敬亭兀坐不動。)

貞麗 (會意地) 王將軍有要緊的話說是不是？

將軍 (不自然地點頭) 是……是的！

貞麗 你們有話說，(用手指着榻門內) 到香君房間裏去罷！

將軍 (不安地) 倒不是有什麼秘密事情，(顧視貞麗及安娘玉京) 不過……

安娘 (拉拉玉京) 我們走罷！(向貞麗) 李大娘！我們還有事。這段書要是還沒說完，

我們明兒再來聽罷！

玉京（拍拍香君肩膀）我們走了！

妥娘（向侯陳點頭）兩位公子再見罷！

（玉京隨着妥娘也向侯陳點了點頭，兩人並肩走出，保兒跟着下。）

貞麗（趕近門邊）明兒要來呀！（攀門扇向外看着）

方域（以手讓王將軍）請坐罷！

貞慧（機警地）你們談罷！我另外還有約會！

（方域目注貞慧微笑，王將軍欲就坐復又站起，貞慧隨意點了點頭，轉身欲下，貞麗恰自門邊回身。）

貞麗 你也要走嗎？

貞慧 一會兒就來。（匆匆走出，貞麗目送之，香君抿着嘴笑。）

貞麗（不快地）你笑什麼？

將軍 這真太不應該，我一來，把你們家裏的客人給趕走了。

貞麗 (勉强的笑) 王將軍不也是客人嗎，前客讓後客，又有什麼不應該呢！

將軍 (坐下) 只怪我來得太不是時候了。(一眼瞥見敬亭) 呵！老柳！我把他們聽書的興致都打斷了，你一定覺得不舒服。

敬亭 (微微抬身) 只怕我坐着不走，您倒有點不舒服。(起立) 好罷，我也走罷！(向

貞麗及方域拱手) 李大娘，侯公子，香君小姐！這回書還沒說得一半，明兒再來補說罷！

(離開桌子)

將軍 (起身攔住) 你可不要走，我還有話和你說。

(敬亭木然地立着，香君橫着眼睛看着王將軍，魁官快快地走出。)

方域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將軍 (笑) 不是別的，我想請你去聽戲。(回頭看看香君，香君把頭撇轉去。)

方域 單單爲了聽戲嗎？

將軍 (向貞麗看看) 還有一件事…… (從袖子拿出一個小木匣來) 我買了幾件首

飾,請你看看好不好? (遞木匣給方域)

方域 (接過木匣,打開略看一看) 很不錯! (把木匣關好,遞給王將軍)

將軍 (起立拱手) 這幾件東西,是我買來送你的, (回頭看看香君) 藉此替你的心愛的人助助裝飾!

方域 (驚訝地) 這又何苦呢?

將軍 (笑) 你可要賞我一點面子,我是一片誠心。 (顧香君) 香君! 你要是不喜歡這種式樣,這裏面有買貨的單據,可以隨時對換!

香君 (冷冷地) 我看王將軍不必這樣客氣罷!

(方域捧着木匣走近香君,揭開示之。香君把眼睛瞟了一瞟,貞麗也走過來觀了一觀,敬亭端着茶杯玩味似的慢慢地喝着。)

方域 (向香君) 你覺得怎麼樣? (從木匣裏拿出一副金鐲來) 這式樣倒很大方, (遞

給香君）你戴上了試試看！

香君 （搖頭，把手往袖子裏藏。）我不大喜歡戴這個。（撇轉頭走開）

將軍 （笑）不喜歡這個，還有別的。（走近方域，從木匣裏拿出一支金鳳釵，擎着示香君。）

你瞧這個好不好？

香君 （正色）承王將軍的情，我本來應當感謝，不過……

將軍 你太客氣了，這一點點東西，何足掛齒，只要你肯賞臉收下，我已經夠有面子了。

香君 不是別的，我覺得這些東西太貴重了。王將軍犯不上花這許多錢。

將軍 哈哈！錢算得什麼？我知道你好的東西用得多，這種東西你恐怕還看不上眼哩。

好啦，你別挖苦我啦！

方域 （把木匣放在桌上）我看王將軍也是一番好意，你就領他的情收下了罷！（把金

鐲丟在木匣裏）

香君 （微笑）你願意收下嗎？可是，這個人情我可還不了。

將軍 笑話，笑話。香君！你別會錯了意，我決不要你還人情！這是什麼話！

香君 我知道，王將軍不過，我覺得這恐怕不是您的真意思，就算您和我們侯公子是好朋友，俗話說：君子之交淡如水，憑什麼要您花這一筆錢，既然不要還人情，那我們收下了豈不更慚愧？（目視方域）

方域 這話也不錯，我們平日打擾您王兄的時候太多了。現在又承您的好意，替她代買這許多東西。固然，王兄是不在乎這幾個錢的，可是，在我這一方面，却未免自愧無功！（貞麗與敬亭立於長几前附耳低語着，敬亭微笑點頭，一面斜睨着王將軍。）

將軍 這是什麼話！您要是這樣說，那就是嫌我這些東西買得太不中意。香君！你說是不？是太看不入眼？（指木匣）

香君 （微笑）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將軍 （沉吟地）這只怪我買東西的時候太匆忙，（似有所悟）這很容易，（急走近桌前拿起木匣）我替你去對換！（一面說，一面走出）反正沒有多少遠，我替你去對換！

(方域伸手想攔住，但已不及，只好目送着王將軍走出門去。)

貞麗 香君！你真的是嫌他買得不好嗎？

方域 這也未免太難爲情了。

香君 (坐下) 我看你還在做夢哩！

方域 爲什麼？

香君 (冷冷地) 爲什麼，我看這個禮物有點來歷不明。

方域 你怎麼知道？

香君 我看王將軍並不是有錢的人，未必買得起這一份貴重的禮物。

方域 (不信地) 這真是怪事！你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

香君 我從他今天送禮的情形上看出來的。

方域 (沉吟地) 送禮的情形怎麼樣？(坐下)

香君 他既然是堂堂皇皇來送禮，爲什麼要那麼鬼鬼崇崇，和偷了人家的東西似的，看



了這個，又看那個，等到大家都走完了，纔說是請你去聽戲，然後拿出禮物來。你想，這多不漂亮！

方城 這也不見得他就買不起這種禮物。

香君 我以為他那種身分，太和這份禮物不相稱了。

方城 怎麼可以這樣說呢？其實，一般有錢的人，越有錢就越裝窮，如果專以貌相取人，那就是眼光短淺的看法。

香君（點頭）也許是我看錯了。不過，他這種錢花得也不十分恰當，假使他完全裝窮我倒不會疑惑。

方城 你以為爲怎麼樣？

貞麗 香君！人家一片好心，你爲什麼一定要那樣挑剔？

香君 不是，媽！這情形有點不對。

貞麗 不管對不對，人家花了錢是真的。

香君 是的，一點也不錯，可是他爲什麼要這樣花錢？

方域 (躊躇地) 照這樣想，倒是很可疑的。

香君 (笑) 不是嗎？你和他有多少日子的交情，憑什麼送這一份厚禮？

(敬亭當他們說話時，一直在旁邊靜聽，有時聽了香君的話微微點頭，有時嘴角上露出一絲微笑。)

方域 (皺眉若有所思，抬頭見柳，忽然想起。) 老柳！這位王將軍你認不認識？

敬亭 可以說是認識，也可以說是不認識。

貞麗 你別把說書的套頭拿出來，認識就認識，爲什麼一嘴兩舌頭？

敬亭 這是實話，他好像認識我，見了面，樣子很親熱。其實，我却<sub>不</sub>認識他。

方域 你知道他的底細嗎？

敬亭 (欲言又止) 不知道。

香君 (窺見敬亭的神色) 柳先生一定知道，不過你不肯說。

敬亭 (指香君) 你不是早已知道了嗎？何必定要我說。

香君 我怎麼會知道。(面呈羞赧)

敬亭 不然，你爲什麼拒絕他的禮物。人家假藉名義，請客人送禮的也有，你這不是太反常了嗎？

方域 老柳的話不錯，照你的態度，好像胸有成竹，所以這麼堅決。告訴我，香君！究竟是怎

樣一回事？(走近香君)

香君 我也不過聽得人家這樣說，說他……

(王將軍挾木匣急忙走進，大家相對默然。)

將軍 (喘息地) 累你們久等了。(把木匣交給香君) 你瞧！現在怎麼樣，你要是再嫌他

不好，那就簡直是看我不起！(就桌邊拖過椅子坐下)

(香君接過木匣，並不開啓，隨即放在方域面前，對王將軍微微一笑。)

方域 (笑) 王兄，你這番盛意，我極爲感謝，不過，我得明白，你爲什麼要是這樣做？

將軍 (面露窘色) 這……這不過是我一點小意思,我想,我想一個人,總有要人幫忙的時候,交朋結友,(假笑)無非是這個道理。

方城 這樣說,我覺得很慚愧,王兄,(拱手)你有什麼事要我幫忙,請你說出來,不然,我就不敢受禮。

將軍 (更窘) 並……並沒有什麼事,不過我是這樣想,將來……也許……

方城 (拿木匣交王) 將來的事,將來再說,這禮物請王兄暫且留下罷!

將軍 (窘極) 侯兄,不必這樣!(搖手)不必這樣!你請收下罷,將來自然會知道的。

(回顧香君) 香君小姐!你看看罷!看怎麼樣?

香君 (微笑) 我以為王將軍實在用不着這樣客氣,憑什麼呢?花錢買這許多東西來送我。

將軍 (有若自語) 其實,這是一件沒奈何的事。

方城 (笑) 那又何必呢?難道王兄非這樣做不可嗎?照你這樣說,我可更不敢收了。

將軍 那麼，我就老實告訴你罷，這東西，並不是我花錢買來的，我不過是受人之託。

方域 (詫異) 誰託你?

將軍 說起來你也是認識的，就是那阮集之。

(方域目視香君，香君微笑點頭。)

方域 阮集之，阮大鍼？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將軍 (詔笑) 不是別的，他覺得你侯公子是一個夠交情的人，可是又不願意自己出面，所以託我來代送。

方域 這更不應當了，阮大鍼送這東西給我，又是什麼意思呢？

將軍 這，你還不明白嗎？他是一個被輿論攻擊的人，只要你替他圓轉一下，不就得了嗎？

(把木匣仍放在桌上)

方域 (點頭) 哦！

將軍 明白了嗎？(深深一揖) 一切拜託！

香君 侯公子覺得怎麼樣？

方域 你所聽得說的也是這樣嗎？

香君 是的，不過我是問你預備怎麼樣？

方域 (遲疑地) 假如你喜歡這幾件東西的話……

將軍 (打開木匣) 香君！你來看看，要是不對，可以再換。

香君 (搖頭) 就是再好些，我也不喜歡。

方域 爲什麼？

香君 剛才王將軍說，那阮大鍼要你做些什麼？

方域 不過替他說兩句公道話。

將軍 (拍手) 對啦，這有什麼關係呢？

香君 向誰去說？

方域 和吳次尾、陳定生他們說。

貞麗 (走近) 怎麼? 這件事和定生有關係嗎?

方域 是的, 因為攻擊得他最厲害的就是定生和次尾。

貞麗 爲什麼只攻擊他, 不去攻擊別人。(撇轉頭看着王將軍)

香君 侯公子, 我看你這個人情不要去說了罷!吳公子和陳公子都是你的好朋友, 你要  
是去替阮大鍼說話, 不是把朋友都賣了嗎?

將軍 這怎麼是賣朋友呢? 這是替人解圍的事。

香君 王將軍! 請不要見怪!阮大鍼這個人, 誰不知道他是魏忠賢的乾兒子, 專門和正人  
君子作對的一個壞蛋。如果去替他疏通輿論, 那簡直是抹煞公理!

將軍 (囁嚅地) 那……那太冤枉他了。

方域 (向香君點頭) 你的話說得很對!

香君 (笑) 很對嗎?

將軍 (不知所措) 無論如何, 這禮物可得收下, 不管怎麼樣, 是他一番人情。

方城 這實在是多餘出來的事情（笑）我侯某也拿出過整千整萬的銀子來結交朋友，這一點首飾還是請你帶回去罷！

（方城向王將軍拱拱手，轉身走入樞門。王將軍快快地看了看香君，香君愛理不理。）

貞麗 （高聲地）保兒，保兒！

（敬亭背着手看字畫。王將軍悵然地拿了木匣，向香君點點頭，懶懶地走出。）

敬亭 （縱聲大笑）哈哈！哈哈！

貞麗 你倒笑得出，差一點我真要被她氣死！

敬亭 （笑容未斂）我本來早就想走，爲了要看完這一幕把戲，耐着性子待下來。我瞧

這傢伙也太可憐了，偏偏碰了香君，一張嘴就像刀子樣的鋒利，真弄得他哭不得也笑不得。

香君 我想，誰的嘴也不會比你這說書的人更厲害吧？

敬亭 （笑）又來了，又來對付我了。



(貞慧慌張地奔入，貞麗爲之一愕。)

貞慧 朝宗兄呢？

香君 在裏面。(走入榻門)

貞麗 什麼事？

貞慧 (皺眉) 不得了，南京恐怕要打仗了。

敬亭 陳公子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貞慧 兵部尙書熊大人那裏。

(方域與香君自榻門內出。)

方域 怎麼樣？

貞慧 剛才我在熊兵部那裏談話，有人來報，左良玉領兵東下，預備奪取南京。

方域 爲什麼？

貞慧 說是軍實不充，糧餉不繼，移駐南京，以兵就食。

方域 真是這個意思嗎？

貞慧 究竟什麼意思不知道，可是熊明遇熊大人，却嚇得不得了，要我來找你商量。

方域 我有什麼辦法呢？

貞慧 熊大人說，左良玉是你的令尊大人的舊部，如果能夠用令尊大人的名義發一封手諭下去，也許可以阻止他不到南京來。

方域 家父並不在南京，怎麼可以得到他的手諭呢？

貞慧 這個我也知道，熊大人的意思，就是要請你想法子。

方域 〔略一沉思〕 假如他見信可以退兵的話，那就由我來代筆罷！

貞慧 我也是這樣想，事不宜遲，就請你寫罷！〔顧香君〕 香君！你去拿筆硯來罷！

貞麗 我去拿罷！〔轉身入榻門〕

〔貞麗捧筆硯出，香君接過，安置在桌上，一面磨墨，方域提筆直書，香君磨好墨走近貞慧。〕

香君 陳公子，聽說現在北方的流寇很猖獗，左良玉爲什麼不去攻剿流寇，反要跑到南

京來呢？

貞慧 看他的意思，好像是怕流寇攻過來，所以退駐南京，想要保全實力。

香君 （疑惑地）真是這樣嗎？

貞慧 我看他大概是這樣想法。

香君 那麼，國家養了這許多兵將有什麼用呢？

敬亭 （長嘆）唉！

香君 （太息地）像左良玉這種人，平日受着國家的恩養，毫無建樹。現在流寇猖獗，他不去爲國家出力，反而爲了個人的利益，把兵馬開到南京來，嚇！這種人還好算是人嗎？

貞慧 你這話一點也不錯！

敬亭 （感慨地）左良玉這種人，要是講人格，講氣節，真遠不及那打老虎的武松哩！

方域 （將信交給貞慧）你看看怎麼樣！（伏桌再寫信封）

(貞慧接信從頭看下去，香君也擠在旁邊看。)

貞慧 (慢慢唸出聲來)……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動至同諸軍士倉皇耶！……

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生平審處，豈後嫖姚？(擊節)好！(唸下去)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綱紀……(唸完，連連點頭，稍一凝思，突然呆住。)

方城 怎麼樣？

貞慧 不是別的，信雖然寫好了，可是要誰寄去呢？

方城 熊明遇那裏沒有人嗎？

貞慧 要他那裏差人去，就會露出形跡來。(搖頭)而且也不妥當。(沉吟着)

(敬亭從貞慧手裏接過信，細細地看了一遍，一面點頭稱嘆。)

方城 我身邊又沒有人，總不能叫這裏的保兒送到九江去呀！

(香君與貞麗面面相覷，彼此無言。)

敬亭 這件事關係重大，我看不是一封信就可以使他退兵的。

方域 你覺得怎麼樣？

敬亭 一定要請一個善於詞令的人去說服他。

貞慧 這就更難找了。

敬亭 其實，要找也很容易。（笑）

香君 （憬然有悟）對了我看善於詞令的人，誰也趕不上柳先生。

方域 （肅然起敬）你肯去嗎？老柳！

敬亭 爲了大家的安全，使國家不至發生變亂，我倒是願意去的。

貞慧 （失驚拱揖）老柳，我一向都小看了你，想不到你還是一個很有肝膽的人。

香君 （目視方域）如果以貌相取人，那就是眼光短淺的看法了。（微笑）

方域 （無暇顧及香君的諷詞，忙把信封一併交與敬亭）那麼，就只好請你辛苦一踏。

敬亭 （接信封將信封好）您還有什麼話吩咐嗎？

方域 只要他能夠照信上所說的做去，一切由你去隨機應變罷！

敬亭 (略一凝思) 好罷!我決計不辱使命就是。(拱揖,置信於懷中,匆匆欲下。)

貞麗 (指桌上的醒木)老柳,你這吃飯的傢伙也不要了嗎?(香君拿了醒木,趕過去交給

敬亭。)

敬亭 (微笑地接了醒木,向侯陳點頭,朝香君拱手。)承你的推薦,再見罷!

(敬亭從廊端一門下,香君目送之。)

——幕下——

## 第二幕

## 佈景

阮宅書齋，靠右設圓洞門，門外爲通外間之過道，道旁植芭蕉或梧桐。洞門上安有藍色匾，黑漆字，「詠懷堂，孟津王鐸書。」靠左設書架，架上堆滿書籍。書架盡頭近台口處有門通內室。近書架設書案及坐椅。正中爲一帶格子長窗，窗外設天幕，與圓洞門外過道相通。書案左側置太師椅及茶几，壁上懸字畫，字畫旁懸笛子及拍板。

## 幕啓

天色已近黃昏，阮大鍼靠書案坐，正鋪着一幅粉紅色的花箋，一字一字地寫着，寫了幾字，起立走兩步，低頭構思有頃，恍然如有所得，復至書案前坐下再寫，一段寫完，持花箋看了一遍，微笑地點頭。

大鍼（左手持花箋，右手拍着書案，朗誦。）畫眉郎，怎自把眉兒畫，較玉貌羞慚殺。打草稿顯

影池中，脫粉本央小鏡菱花。描不出詞源峽。再把腮斗，邊添些喜洽可抵得桃源洞仙子胡麻。（得意地笑着，持花箋起立，走向圓洞門邊。）阮升！阮升！

（阮升自書架旁一門出，大鍼持花箋仍搖頭晃腦地一面走着，一面默念。）

阮升 （躬身）老爺！

大鍼 （失驚地抬頭）你在這兒嗎？

阮升 （指內室門）小底在裏邊，您不是要叫他們預備點心嗎？

大鍼 （揮手）你去叫戲班裏那個吹笛子的來！

阮升 是！（一直走向圓洞門）

大鍼 阮升！

阮升 （止步轉身）老爺！

大鍼 （回頭看壁上所懸笛與拍板）笛子和拍板，這兒都有，要他不必帶來。（轉身走向

書案）



阮升 (低頭) 是!

(阮升走出圓洞門, 影子從窗外掠過。)

將軍 (在裏面) 你們老爺在書房裏嗎?

阮升 (在裏面) 在裏面, 您請進罷!

(王將軍匆匆走過窗子, 轉入圓洞門。大鈞伏在書案再往下寫, 王將軍入門, 似無所覺。)

將軍 (趨近書案) 阮大人!

(大鈞抬頭, 王將軍忙拱手致敬。)

大鈞 (仍執着筆) 啊! 請坐, 請坐! 我只有兩三句了。(仍寫下去)

將軍 您真太用功了。(轉身就太師椅坐下)

大鈞 (一氣寫完, 拿起花箋看了看, 起立, 走近王將軍, 以花箋示之。) 你瞧! 這一支曲子做得怎

麼樣? (就王將軍上首坐下)

將軍 (接過花箋) 這是什麼戲裏面的曲子?

大鍼 燕子箋第六齣。

將軍 (略看) 好極了，好極了。怪不得人家都稱贊阮家的戲班，這樣的曲子，還有什麼說的。

大鍼 (得意地) 那是他們的誇獎。

將軍 (諂媚地) 決不是誇獎，您這裏的戲班，我看過不止一次了，真是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豎拇指) 字字出色。

大鍼 那也沒有別的，不過比人家稍微講究一點，不敢隨隨便便演唱就是。

將軍 不是嗎？人家也是這麼說：阮家的戲班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誰也比不上，而且，每一本戲，都是由您親自動筆。試問，誰能像您這樣肯下功夫去研究呢？

大鍼 (得意之極) 不過，這也要真正的知音才懂得。

將軍 (諂笑拱手) 這是阮大人看得起學生。

大鍼 (忘形地) 你看我比湯顯祖怎麼樣？

將軍 (茫然) 那個湯顯祖?

大鉞 就是做牡丹亭的湯顯祖,你不知道嗎?

將軍 (仍舊茫然,假作領悟狀。) 哦哦!湯顯祖,牡丹亭,他那裏比得上阮大人,一百個也

不成。比方……(想不起說什麼話好) 阮大人何必和他去比呢?

大鉞 那你也未免太糟踏人了。其實,我作曲子,完全學的是他。

將軍 (自知失言,仍作強辯。) 阮大人雖然學他,可是處處比他好,瞧!(以花箋置於几上)

「畫眉郎,怎自把眉兒畫。」這第一句就比他高出不止百倍。

大鉞 這也不見得,不過我自問學他還學得像,有些人那就簡直連皮毛也說不上了。

將軍 您太客氣了。照學生的看法,您比他更做得好。(低頭作吟哦狀)更有才情!

大鉞 才情是斷斷趕不上他的,或者聲韻方面比他稍微調叶一點,這倒是不錯的。

將軍 (擊節) 正是這句話,聲韻方面。聲韻方面,他一千個也趕不上您。(伸拇指)

大鉞 (笑) 這就要唱起來看怎麼樣。(指玉將軍手裏的花箋) 你唱唱罷!(起立去取笛)

子)

將軍 (慌張地) 我唱不好,大人!我唱不好。(搖手)

大鍼 你不是很能唱兩句嗎?

將軍 (假笑) 您這種曲子,最好是那種十七八歲的漂亮小姑娘來唱,我這種破鑼似的嗓子,也配唱這種曲子嗎?那……那真是……

大鍼 (持笛在手) 唱曲子,原不在嗓子的好壞,最要緊的,是要能夠懂得曲文的意義,唱起來纔有情調。如果只知道放開喉嚨亂叫一陣,那就不是唱曲子了。

將軍 (恭謹地) 不錯,一點兒也不錯。

大鍼 我看秦淮河上那些小姑娘們,誰也不夠這個資格。(低頭沉思) 只有一個傅壽兒,能夠唱兩句北曲,除此以外,就只能算鄭安娘還懂得一點。

將軍 (忽有所憶) 不說起鄭安娘,我倒差點兒忘了。(摸摸袖中) 剛才學生在李家來,正有一件事情要和大人說。(放下花箋)

大鉞 (坐下,仍持着笛子。)正是這句話,怎麼樣?那些首飾都收下了嗎?

將軍 (搖頭) 沒有。

大鉞 (詫異) 沒有?他知道是我送的嗎?

將軍 (忸怩地) 因為他已經知道是您送給他的,所以不肯收。

大鉞 我不是叫你交給李香君嗎?

將軍 就是因為李香君不肯要,所以那侯方域不敢收。

大鉞 (沉吟地) 這倒有點奇怪了。一個娼妓,會不肯要首飾, (搖頭) 真沒有聽得說過。

將軍 她不但不要首飾,而且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話。

大鉞 (睜眼) 她說了些什麼?

將軍 (吞吐地) 她說……說是這禮物不能收。

大鉞 爲什麼不能收?

將軍 她說的話多啦，您可不要生氣，她說您是……（欲言又止）連我都沒有這個勇

氣說出來。

大鍼 不要緊，你說罷！

將軍 （詔笑）她是那麼瞎說，您也不要聽了罷！

大鍼 她究竟是怎麼說的，瞧你這樣子，倒好像在替她遮瞞。

將軍 （惶恐地）這個學生倒不敢。（衝口而出）比方她說您是魏家的乾兒子，這話

您也願意聽嗎？

大鍼 （跳起來）她敢這樣說嗎？總不見得我送她的東西，反送壞了。

將軍 （起立）她倒不是嫌東西送壞了，瞧她的意思，好像是不許侯方域替您說話。

大鍼 一個娼妓，居然有這麼大的胆子嗎？

將軍 據學生看來，這倒不怎麼奇怪，因為她現在仗着侯方域的勢力，您有事去求他，她

自然要裝腔作勢，等到將來侯方域不和她往來的時候，還怕擺佈她不下來嗎？

大鍼 我倒不曾想到侯方域就會這樣沒有男子氣，專門去聽信女人的話。

將軍 大人的主意並不錯，買東西送給李香君，就是要使侯方域能夠聽信女人的話，這是李香君自己不願意，把話說反了的緣故！

大鍼 (切齒地) 真是生成的賤骨頭！我要是能夠公開地出面，可真不願忍這一口氣！

(以笛拍几，笛裂爲二。)

將軍 呵，笛子壞了。

大鍼 (擲破笛於地) 你想想看氣不氣人，一個娼妓，(頓足) 她不過一個娼妓呀！

(阮升領吹笛人自窗外走過，入圓洞門。)

阮升 (躬身) 老爺！吹笛子的來了。

大鍼 (怒猶未息) 笛子也破了，還吹什麼？

阮升 (目視地上破笛) 叫他再拿一支笛子來就是！

大鍼 (揮手) 不要吹了！

(吹笛人瑟縮地退出圓洞門，阮升拾起破笛，偷眼看着大鉞，王將軍暗示其走出。阮升急轉出圓洞門走向窗後偷覷着。)

大鉞 (向椅上頹然坐下) 早知道這樣，我也不應該買東西送她了。

將軍 (自袖中取出木匣) 這些首飾並沒有動過，假使有辦法的話，大人還可以送給別人。(置木匣於几上)

大鉞 (沮喪地) 還好送給誰呢？陳貞慧，吳應箕，他們都是一黨。侯方域要是不肯出來說話，就沒有人可以和他們商量了。唉！

將軍 大人的意思，學生還沒有十分明白。侯方域不過是一介書生，縱然有天大的本領，不見得就能包辦一切。

大鉞 我的意思，只要他們不來攻擊我，就好辦了。至於起復原官，參與朝政，還得另想法子。

將軍 (眼珠轉動着) 如果單只爲了免除人家的攻擊，那倒可以……



大鍼 怎麼樣？

將軍 他既然不受拾舉，就只好用威力去嚇服他。

大鍼 假使他還不屈服呢？

（王將軍欲言又止，舉目四顧，阮大鍼從窗格中瞥見阮升。）

大鍼 （起立大喝）你在幹什麼？

阮升 （在窗外）小底在這裏伺候您！

大鍼 （向王將軍搖手止其勿言，向阮升。）你去外邊看看，不管是誰來了，先通報一聲！

阮升 是！（經過窗格走去）

大鍼 （坐下）你說用怎麼樣一種威力去嚇服他。

將軍 （指木匣）就憑這一點東西也夠了。（坐下）

大鍼 你說送給誰？

將軍 並不是把這東西再送給誰，我是說拿買首飾的這筆錢，去買出兩個人來對付他。

大鉞 (點頭) 這個我也知道,就是怕他不肯屈服。

將軍 (冷笑) 他要是肯屈服, (以手作勢) 就把他幹掉完事。

大鉞 你是說幹掉侯方域嗎?

將軍 不管是誰,只要幹掉一個,做一就可以戒百。

大鉞 (搖頭) 那樣一來,人家更可以藉口來攻擊我了。(起立徘徊) 要是這樣做,我

何必去籠絡李香君呢?

將軍 說起來這都是李香君不好, (起立,尋思) 這也有法子好想。一個妓女,有什麼了

不得!把她叫來,訓教她一頓就完了。

大鉞 這有什麼好處呢?你就沒有想到,我們都是落了職的人,比不得那些現任的官員。

假使我仍舊能夠弄一頂紗帽戴戴,莫說一個侯方域,就是十個百個,也不在我的心

上。李香君,算是什麼東西呢?

將軍 學生也正是這樣想,所以氣她不過。

大鍼 這也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做妓女的，會不愛金銀首飾，偏要講氣節，就算我是魏家的乾兒子，總不見得趕不上一個妓女！那種生成的賤骨頭！

將軍 她也許想將來有人替她起造一座貞節牌坊，哈哈！

（阮升匆匆走進。）

阮升 （躬身）老爺，外面有一個人要找您。

大鍼 什麼人？

阮升 他不肯說出姓名來，大模大樣地叫着您的名字，要您出去見他。

大鍼 （懷疑地）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阮升 身材很高大，留着鬍子。

大鍼 （沉思地）這是誰？

將軍 我去看看罷！

大鍼 你要是不認識，可不要放他進來！

將軍 (點頭) 是的! (匆匆走出圓洞門)

大鍼 (向阮升) 這人是坐車來的, 還是坐轎來的?

阮升 不知道, 他一進門就問您在家嗎? 外邊回他說在家, 小底跑去問他有什麼事, 他不

作聲, 再問他尊姓, 他說你去叫阮集之來罷!

大鍼 (皺眉) 這真奇怪! 外邊還有誰在那裏?

阮升 還有阮福阮祿。

大鍼 你沒有告訴他, 我在書房裏嗎?

阮升 沒有!

大鍼 你去吩咐阮福阮祿, 如果那個人神色不對, 別讓他闖進來!

阮升 是! (轉身欲出)

(窗邊人語嘈雜, 大鍼急向書架旁小門走去。)

士英 (在裏面) 集之集之!

將軍 (在裏面) 阮大人! 阮大人!

(王將軍先行, 馬士英隨後, 走過窗子轉入圓洞門, 王將軍躬身讓馬士英進, 然後隨入。)

將軍 阮大人實在不知道是您來了, 真對不起!

士英 (大模大樣) 集之到那裏去了? (坐下)

(大鉞從小門邊向外窺覷, 見爲馬士英, 急啓門走出, 面呈惶恐。)

大鉞 原來是馬大人! (深深一揖) 失迎, 失迎!

士英 (笑) 你也未免太小心了。

大鉞 (恭謹地) 我那兒會想到是您的大駕光降, (再揖) 恕罪, 恕罪!

士英 不要客氣了, 我有要緊的事和你商量。(回顧阮升)

(大鉞會意, 揮手令阮升退。)

將軍 (機警地) 學生暫且告退! (將回身)

士英 你不必走! 大家商量一下也好坐罷!

(大鉞就士英下首坐下，王將軍仍恭立。)

大鉞 大人有什麼吩咐？

士英 這幾天你沒有聽得什麼消息嗎？

大鉞 聽說北方的流寇快要打到京城了。同時，平賊將軍左良玉，進兵九江，藉口士兵餉可發，預備以兵就食，把軍隊開到南京來。

士英 (微哂) 你還在做夢哩！

將軍 今天外邊有人傳說，說是流寇已經到了北京，是不是？

士英 (喟然) 豈但到了北京，而且當今皇上已經殉難了。

大鉞 (失驚) 皇帝已經殉難了嗎？

士英 (冷冷地) 是的，在煤山上吊死了。

大鉞 (頓足) 這可糟了，這可糟了。

士英 你覺得難過嗎？

大鉞（皺眉）不是別的，大人！現在皇帝既然死了，我再要起復原官，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士英（冷笑）瞧你！聽得皇帝殉了國，一點也不感到悲哀，一心一意只記得要做官，這樣，還像個做官的樣子嗎？

大鉞 我現在並無職位，也沒有受到朝廷的俸祿，何必做出那種如喪考妣的樣子呢？

士英 你難道不算是他的臣民嗎？

大鉞 他既不待我以恩，我就不必報之以德。

士英 你是不是還想做官？

大鉞 那只好慢慢地等待機會了。

士英（願視窗外）外面沒有什麼人嗎？

將軍（趨近窗邊觀了一觀）沒有什麼人。

士英（起立）現在有一個機會，可不知道你肯不肯那樣做。

大鉞 (起立拱手) 大人有什麼吩咐嗎?

士英 (徘徊地) 這件事如果辦得好,不要說是做官,就是封王也是很便當的事。

大鉞 (走近) 請您告訴我,看要我怎麼做法。

士英 (站定) 現在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一個皇帝,一個能夠聽我們指揮的皇帝。

大鉞 (沉吟地) 皇帝,要他能夠聽我們的指揮,這到那裏去找呢?

士英 人是有一個,就是怕惹起那些東林黨的反對。

大鉞 有這樣一個人嗎?

士英 就是那福恭王朱常洵的兒子,叫朱由崧。論起名分來,也很正當,因為他是神宗皇帝的孫子。

大鉞 這人怎麼樣?他能夠聽我們的指揮嗎?

士英 我看或者可以做得。

大鉞 只要我力所能及,(拱揖)無不效勞。



士英 現在已經聯絡好了的，在內，有操江提督誠意伯劉孔昭，南京守備魏國公徐弘基，在外，有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劉澤清，劉良佐，高傑。所差的就只有南京的紳士方面，還沒有人願意具名。

將軍 爲什麼一定要有紳士具名呢？

士英 無非表示這是真正的民意而已。

大鍼 我是一個落職的閒員，可以用紳士的名義出來迎駕。

將軍 假使學生也可以具名的話，（拱手）就請攜帶攜帶。

士英 我本來是這樣想，但是一兩個人的名字恐怕不夠。

大鍼 那很容易，只要把縉紳錄拿來抄一遍，要多少人就有多少人。

士英 只怕他們不願意這樣做罷？

大鍼 管他們願意不願意，只要聖駕到了南京，登了龍位，誰還敢來出頭說話嗎？

士英 （點頭）那麼，這件事就交給你們去辦，如果事情進行得順利，（笑拍大鍼肩）

你這迎駕的功勞，自然會得到報酬的。

大鍼（長揖）全仗您的栽培！

（阮升匆匆跑進，面呈惶急）

阮升 老爺！外面的人紛紛傳說，說是流寇已經攻進北京，當今的皇上在煤山上吊死了。

（馬士英向大鍼微微點頭）

大鍼 你管那些閒事幹什麼，我已經閉門謝客，不問外事，弔死不弔死，與我什麼相干，去叫他們預備酒宴。

阮升（低頭）是！（轉身走出）

士英 這消息既然被外人知道了，事不宜遲，你去趕快準備罷！我要走了！

大鍼 我已經叫他們預備酒宴，您待一會再走罷！

士英（搖手）不必了，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大鍼 那麼，（向窗外叫）阮升！阮福！

士英 幹什麼？

大鍼 您是坐車子來的，還是坐轎子來的？

士英 我是走路來的。

大鍼 (詫異) 走路？您這位督撫大人未免太儉樸了。

士英 (笑) 這是不能讓人家知道的事，如果坐車坐轎，就會把事情弄糟。東林黨那些

小子，也不會饒過我們了。

大鍼 (心悅誠服) 大人的高見。

士英 好罷，你們去準備罷，我走了。

(馬士英走出圓洞門，大鍼與王將軍隨後相送，士英以手止之。大鍼暗示王將軍跟出一揖之後，轉身在室中徘徊，一面得意地笑着，轉至几前看見裝首飾的木匣，忽作切齒狀。)

大鍼 (憤憤地自語) 好小子，現在可要你知道我的厲害！

(王將軍復走進，面呈喜色。)

將軍 (拱揖) 阮大人, 恭喜恭喜!

大鍼 (得意地) 我那兒想到會是他呢?

將軍 不是嗎? 我跑出去看的時候, 一見面, 倒把我嚇了一大跳, 我還想着, (伸拇指) 一位現任的鳳陽督撫, 怎麼會不通名姓地闖進來, 等到他叫着我的名字, 纔知道真是他。而且, (笑) 而且還帶來了一個好消息。

大鍼 你覺得這件事可以做嗎? (坐下)

將軍 有您這樣的大才, 還怕什麼?

大鍼 最可恨的, 就是東林黨那些小子, 尤其是侯方域, 這下我可不能輕易地放過他們。

將軍 這樣一來, 李香君只好另外去找別的客人了, 哈哈!

大鍼 (起立) 說起李香君, 我們立刻就可以對付她。

將軍 您覺得怎麼樣?

大鍼 叫幾個人去, 把她打一頓, 或者搗毀她的房子。

將軍 這……

大鉞 現在我可不怕了，就是鬧出亂子來，我也能夠應付。

(阮升走進。)

阮升 老爺，酒宴已經預備好了，請您的示，看擺在什麼地方。

大鉞 就擺到書房裏來罷！

阮升 是！(退出)

將軍 據學生的愚見，暫且還得忍耐一下，大人如果實在氣不過，就打發人去，叫李香君

來訓斥她一頓，您看怎麼樣？

大鉞 也好，就叫她來陪我們喝酒罷！(回頭向窗外) 阮福！

(阮福走出。)

阮福 老爺！

大鉞 (向阮福) 你到武定橋行院裏去，叫李家的香君來！

阮福 (低頭) 是!

將軍 你不要說是你們老爺叫她。

大鍼 爲什麼?

將軍 她要是知道您去叫她,也許不肯來的。

大鍼 就隨便捏造一個姓名罷!

阮福 小底不敢捏造。

大鍼 (氣憤地) 她反正說我是魏家的乾兒子,就說姓魏罷!

將軍 (略一沉思) 你就說是卞玉京派來接她的。只要她上了轎子,暗地囑咐轎班,抬

到這裏來就是!

阮福 是! (轉身退出)

(阮福走出,忙着佈置桌椅,預備設宴。)

大鍼 (趾高氣揚) 想不到會有這種好機會,我就姓魏,做一輩子的魏家的乾兒子,看

那些東林黨的小子們把我怎麼樣！嚇！早知道是這樣，我真不必去向誰說好話。（回頭看看木匣）送她的禮物，還不肯收，不收，算她沒有福氣，現在她就是跪着向我求討，我也不會給她了。

將軍（詔媚地）我也早知道您終有一天，一定東山再起。原來就不必去向那些不懂世事的人說什麼好話，所以他說不收，我就連忙拿回來。現在，您就是要送給她，我也不贊成。不過，剛才馬大人說，他不肯坐轎子來，就是怕那些東林黨不饒他，據學生看，您暫時還得注意一點才好。

大鍼 馬大人所說的話，固然不錯，可是他還不會知道東林黨的真實情形。那班東西，雖然自命是正人君子，講勢力，還得靠着幾個有職位的朝官。現在，崇禎皇帝既然在煤山殉難，這情形，就好比前幾年魏家的廠爺被革職拿問一樣，成了「樹倒猢猻散」，還能起什麼風浪！

將軍 照您這樣說，那就不要緊了。

大鉞 不是嗎？從前我之所以怕他們，不過因為他們還有一部分殘餘勢力，現在，可輪到我來擺佈他們了。

將軍 您預備怎樣去擺佈他們呢？

（阮升已慢慢將席面擺好，一面隨時留心聽着兩人的談話，大鉞揮手令之退出。）

大鉞 只要聖駕登了龍位，我第一道表章就請求他捉拿東林黨。

將軍 他們並沒有犯罪呀！

大鉞 瞧你多不聰明，沒有犯罪，不好替他們栽上一個罪名嗎？

將軍 （沉吟地） 栽上一個罪名，那也要他們肯承認才行。

大鉞 他們一定肯承認，說不定還會自己來投入羅網。

（王將軍正張嘴瞪眼表示着懷疑，阮福匆匆跑進，鬼頭鬼腦地指着窗外。）

大鉞 來了嗎？

（阮福點頭，窗外衣襟窸窣，香君扶着侍婢轉入圓洞門，抬頭見爲王將軍，突然立住。）



將軍 (帶笑趨近門邊) 香君小姐!

香君 (不自然地) 王將軍您也在這兒嗎?

將軍 (向大鍼介紹) 這位是阮老爺!

香君 (勉強行禮) 阮老爺!

大鍼 (打量香君) 你就是秦淮河一帶有名的李香君嗎?

香君 (微笑) 好說,不過承各位老爺看得起罷了。

大鍼 (斜睨) 既然各位老爺看得起你,那你也得看得起各位老爺呀!

香君 (已知來勢不對) 我們當妓女的,怎麼敢看不起各位老爺呢? (願王將軍) 王將軍,剛才不是說魏老爺叫我嗎?魏老爺在那裏?

將軍 (目視大鍼) 魏老爺……

大鍼 (搶着說) 我也姓魏,我就是魏忠賢的乾兒子,你不知道嗎?

香君 (失色) 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大鍼 (假笑) 沒有別的,請你來喝一杯酒,我們隨便談談!

香君 承您賞臉,我不知道和阮老爺有什麼可談的。

大鍼 不但可以談談,而且要你唱幾支曲子給老爺們聽聽!

香君 (冷笑) 對不起,我可不能奉陪,想不到你們還有這種閒情逸致。(轉身欲出)

(大鍼暗示阮福攔住王將軍亦轉過香君身側截斷其去路。)

大鍼 你就不高興,也得坐一會兒!怎麼剛來就要走呢?(招手)來來來!請坐罷!瞧你

倒很會說話。我們既然有這種閒情逸致,為什麼你倒不肯奉陪,哈哈!

香君 (微哂) 流寇已經攻破北京,當今皇上在煤山殉國,現在正是舉國同悲的時候,

閒情逸致,虧你說得出口!

將軍 何必說這些使人掃興的話呢,香君!(使眼色)來來,坐下罷!

大鍼 我早知道你不是一個尋常的妓女,你也不必賣弄你的見識了。既然知道舉國同悲,你為什麼還要出來做生意呢?老實說:如果老爺們都不高興了,你們就只有餓死。

香君 (憤然) 誰知道你們用的什麼詭計，把我弄到此地來。(冷笑) 嚇！姓魏不如乾

脆地說姓卞虛偽，欺騙，只有你們這種人才可以隨便胡來。

大鍼 (冷酷地) 我們隨便胡來？世界上只有妓女們才不管生張熟魏，朝秦暮楚！

香君 是的，我是個妓女，可是，我只犧牲了我的色相，並不會出賣我的靈魂。

大鍼 你簡直在向我賣弄才學了。好罷！你坐！我們倒可以詳細談談。(坐下)

將軍 香君，這比不得在你家裏，別耍猴兒脾氣了。阮老爺要你坐，你就坐一會兒罷！

香君 我不高興坐！

大鍼 如果有侯方域在這裏，你就肯坐了，是不是？哈哈！

香君 那也不一定，如果侯朝宗也像你這樣對付我，我還有我的意志。

大鍼 這樣說，你似乎是怪我太沒有禮貌了。(起立) 那麼，香君小姐請坐罷！

(香君撇轉頭去，王將軍虛偽地笑着。)

大鍼 我看你不必太逞意氣了。其實，侯方域那樣的溫存，那樣的才識，我還比得他上，反

正你們是做生意，坐一會有坐一會的報酬，何必那麼固執呢？

香君 在這種時期，我們也不願意再做這種生意。

大鍼 你就是要別尋出路，我也可以幫你的忙哪！

香君 （冷笑）感謝你！我用不着誰來幫忙。

將軍 香君，你也應該識一點抬舉！

大鍼 （怒）那麼，別的全不用說，我問你一件事，我要王將軍送給你的首飾，你爲什麼不收？

香君 我爲什麼要收那些醜態東西？你想送我幾件首飾，我就可以聽你的指使，去混淆黑白，顛倒是非嗎？

大鍼 你不收就算了，爲什麼反要罵我呢？

香君 （記憶地）我罵了你嗎？

將軍 你不是說，阮大人是魏忠賢的乾兒子，專門和正人君子作對的一個壞蛋嗎？

香君 (失笑) 這不過替他報告一下出身和經歷，就是我不說，誰還會不知道嗎？

大鍼 (拍几) 你敢這樣大胆嗎？我就算是魏忠賢的乾兒子，你也配來攻擊我嗎？你也不想想，你是一種什麼骨頭！

香君 (挺立不屈) 我想，我也許要比那些奴顏婢膝的人的骨頭要重一點。

大鍼 (大怒) 好！我就來稱稱你的骨頭看！阮福把她的衣衫剝下來！

(阮福兇橫地走向香君，侍婢躲避着，用手攔住。)

將軍 (暗使眼色) 阮大人，您何必和一個婦人女子鬥氣呢？

大鍼 你不要管，就是侯方域要來向我說話，我也不怕。這種賤骨頭，只有給她一頓皮鞭，她纔知道利害！

香君 (神色自若) 莫說是皮鞭！就是刀子，我也不會怕！

(王將軍假意向之搖手。)

大鍼 (愈怒) 你不要倚仗着侯方域的勢力，以爲我不敢對付你，現在，就是侯方域本

人，我也可以請他試試我的手段！

將軍（暗地向香君搖手）阮大人！您不必這樣生氣罷！只要她自己知道錯了就得啦！

香君（昂頭）我沒有錯！

大鍼 你不用管！對付一個妓女的力量我還有。阮福！剝了她的衣衫！

（王將軍突然憐惜似的橫身攔住，侍婢牽香君衣嚶嚶地啜泣着。阮升急忙跑上。）

阮升 老爺！楊文驄！楊老爺來了。

（楊文驄隨進。）

文驄（拱手）集之兄！（回頭見香君及王將軍）怎麼，香君也在這裏嗎？（帶笑向王將軍

點頭）是你帶她來的嗎？

大鍼（面有愧色）是我叫她來的！

文驄 你的興致倒不淺！

香君（冷笑）我看你又快要叫人家乾老子了。

大鍼 你說什麼？（挺身向前）

文聰 （橫身攔住）這又何必呢？

香君 （不屈地）你就把你的全部力量拿出來，也未必對付得了我。

（王將軍及阮福推香君走出。）

香君 （悻悻地）今天算是你們的世界，到了明天，我看你還有不有這種威力。

（香君偕侍婢一直走出。）

大鍼 （氣憤地）你看，現在連一個妓女都受了東林黨的影響，好意和她說兩句話，她

倒罵起人來了。真是不識抬舉的東西！（目注門外）

文聰 女孩子們，和她鬥氣幹什麼？我們商量正經事罷！馬大人剛才也到你這裏來過，是

不是？

大鍼 （氣稍平靜）是的！（揮手令阮升阮福退出）

文聰 你準備好了沒有？

大鉞 那很便當，我這一部分只要把縉紳錄抄一遍，到了迎駕那天，邀集幾個人同過江一踰就是。

文聰 誰去誰不去，你有把握嗎？

大鉞 (屈指) 司禮監韓贊周，吏科給事李沾，監察御史朱國昌，還有吏部尚書高弘圖，高弘圖或者不肯去，就不算他也可以。

文聰 馬大人剛才告訴我，明天在清議堂會議，恐怕有人反對迎立福王，你可要預先安排一下！

大鉞 那沒有別人，如果有人反對迎立，一定是東林黨那班小子。因為怕我們從此出頭，他們反落了下風。

文聰 聽說漕運總督史可法，最不贊成另立新主。馬大人極感憂慮的就是這件事。

大鉞 這仍舊是東林黨在裏面弄鬼。因為東林黨的首領侯方域，和史可法往來極其親密，反對迎立，說不定就是他的計劃。



文聰 那麼，你預備怎麼樣呢？

大鍼 那只有一面趕快接駕，一面請馬大人下令搜捕東林黨。

文聰 用什麼罪名搜捕呢？

大鍼 （笑）那還不容易嗎？侯方域的父親侯恂，本來是左良玉的恩主，左良玉現在要移兵南京，就說他們勾結外藩，希圖叛亂。

文聰 （略一躊躇，起立）好罷！明日清議堂再見罷！

（揚文聰向大鍼拱手辭出，大鍼送至圓洞門口，轉身抬頭向天微笑。）

——幕下——

## 第三幕

## 佈景

妓院樓上，一間佈置雅潔的靜室。向裏爲靠臨秦淮河的樓窗，窗前設方桌，上置瓶花及香爐，桌旁有書架。靠右爲欄干，欄端爲下樓的扶梯。向左設粧台及几案，案前壁上懸小幅字畫。几端一小門通臥室，室門上懸蕉葉匾，綠地黑字，上書「媚香樓」。門旁懸琴一張，几案上有顏料碟及水碗等畫具。

## 幕啓

香君半坐半立地在几案前正畫着一把白色團扇，候方域負着手在旁邊看。侍婢在窗前添着爐香，香烟漸漸上升。香君畫完擱筆後，詳細審視一過，復提起筆來在水碗中蘸了蘸，向扇上添畫了兩筆，再加審視。

方域 香君！我真佩服你，人家正想找機會發上一票財，你居然肯把門關起來不做生意，

真是了不得！

香君 誰還受到了這班東西的氣！（起立，持扇向方域微笑。）你看看，這樣，還可以拿出去見人嗎？

方域 （接扇細看）筆力倒很不錯，有這樣子，總算不容易了。（笑）人家都只知道馬湘蘭會畫幾筆蘭草和竹子，可是我們的香君能畫花卉翎毛，却很少有人提起過。

香君 馬湘蘭的畫多出名，我那兒敢和她比呢？

方域 那也是有人替她捧場的緣故。

香君 雖然有人捧場，也要她能夠畫幾筆，拿出去見得人。總不能在一張白紙上洒幾點墨，就算是一幅畫。

方域 （微笑）那自然不能算是一幅畫，不過如果單單靠着她那幾筆蘭草，也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

香君 你說應當怎麼樣才對呢？

方域 第一，當然因為那是出於秦淮名妓馬湘蘭的手筆，與其說是那幅畫畫得好，不如說是這位畫師還生得漂亮。

香君 照你這樣說，這幅畫的本身，好像是沒有什麼價值了。

方域 (持扇把玩) 那也不一定，照你所畫的這幅扇面，單講畫，却很有點功夫。

香君 (很近) 你看還拿得出去嗎？

方域 很好一幅畫，怎麼拿不出去呢？

香君 單講畫，不論人，你說怎麼樣？

方域 (注視香君) 單講人，已經很不錯了，何況還畫得這樣好的畫呢！無論如何，馬湘

蘭有一件事是趕不上你的。

香君 你說那一件事？

方域 (帶笑) 你可以弔在扇子上做一個扇墜，她却不能夠！

香君 (微啐) 呸！人家跟你說正經話，你倒開起玩笑來！(搶過扇子)

方城 哈哈!

香君 (對扇再看) 你只說了第一,還有第二是什麼呢?

方城 (不明所指) 什麼第二?

香君 你剛才不是說,第一,因為那是馬湘蘭的手筆,第二又怎麼說呢?

方城 第二,自然是人家捧場,說好的說好,明知道不好的也說好,假使高興起來,就題上

幾句詩,寫上一段跋語。

香君 那麼,你為什麼不替我捧捧場呢?

方城 我不是正在稱贊你的畫很有筆力嗎?

香君 你是不是也高興呢?

方城 (會意地) 那還用得着說嗎? (向桌上拿起一枝筆來) 來!只要你不嫌棄。

香君 (笑) 你要怎麼樣?

方城 (擎起筆來) 題詩或者寫跋語。

香君 那是一枝畫筆！(向桌上另揀了一枝筆，連扇子一起交給方域。)你用這枝筆寫罷！

方域 (換筆，接過扇子。)只怕我的詩還配不上你的畫哩！

香君 你別故意說反話，我的畫才真夠不上你來題詩哩！

方域 (笑) 大家都不必客氣，只要別人不來挑眼就得啦。

(方域左手持扇，右手提筆，低頭作吟哦狀。)

香君 怎麼樣？想不起來了嗎？

方域 (瞧瞧扇子) 不是，我想看怎麼樣寫纔恰合你的身分。

香君 你可不要捧場捧得太露骨了，和那余濟心一樣，什麼「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歸根結底，仍在叫着我的小名兒，那簡直是拿人當做玩具，當做裝飾品，

我可有點不高興！

方域 好好的一首詩，爲什麼是叫着你的小名兒？

香君 不是嗎？只有扇墜兒，纔好在「懷中婀娜袖中藏。」這不是成心在侮辱我嗎？

方域 (躊躇地) 這樣說起來,我這首詩倒不大好做了。

香君 只要你不成心來挖苦我,又有什麼不好做呢!難道一定要把我比做扇墜兒,或者叫我一聲香扇墜,這於我又有什麼榮耀呢?(走向窗邊以面向內)

方域 (徘徊) 固然不能算是什麼榮耀,但是,也不能算是侮辱!

香君 (突然回身) 你以為一定要像阮大鍼那樣,纔能算是侮辱嗎?

方域 阮大鍼你又提起他來幹什麼?那種人,也好算是人嗎?

香君 我一輩子也忘記他不了,只要我一想到前幾天那件事,就好像什麼東西都對我帶着一種侮辱的神氣。比方余澹心這首詩,我先前本來不覺得其中有什麼別的用意,(朝壁上字畫看)可是自從在阮大鍼家裏逃回來以後,時時想到我是一個被人家侮辱了的人。於是,再看這首詩,也覺得他是不懷好意了。(瑩然欲淚)

方域 (解釋地) 你爲什麼不想想余澹心是什麼人,阮大鍼又是什麼人,怎麼可以把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硬要扯在一道?

香君 假使我知道是這樣想，我也不會覺得難過了。（拭淚）

（樓梯上有脚步聲，方域香君同時回頭望着，保兒在扶梯邊伸出頭來。）

保兒 侯公子！楊文驄楊老爺來找您！

方域 （點頭）請他在廳子裏坐，我馬上就來。

（保兒縮頭下樓。）

香君 楊文驄嗎？

方域 是的！（置扇於窗邊桌上，轉身將下樓。）

香君 前天在阮家，幸虧他來解圍，我也去見見他罷！

文驄 （在樓下）朝宗兄！朝宗兄！

方域 那就請他上樓來坐罷！

香君 也好！（指揮侍婢）快把桌上收拾一下。

（侍婢忙將畫具檢向窗前桌上，方域走向欄干邊。）



方域 (手扶欄干) 龍友兄請上來坐罷!

(樓梯上脚步声, 楊文聰慢慢走上。方域立於欄端迎着。)

文聰 (走上一半, 連忙拱手) 真是冒昧得很!

香君 (走近欄邊) 楊老爺!

文聰 (拱手) 香君小姐, 前天受驚了!

(香君帶笑點頭, 退後一步, 讓方域與文聰走近舞台中心。方域忙向文聰讓坐。)

方域 前天香君在阮家, 要不是龍友兄替她解圍, 真不知道會弄成怎樣的結果。

文聰 (笑) 我先前本來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後來才聽說是爲了你不收他的禮物。

想不到阮集之竟會這樣認真起來, 真是笑話!

方域 這兩天外邊的情形怎麼樣? (侍婢捧茶出, 再入。)

文聰 迎立福王, 大概是既成的事實了。

方域 聽說都御史張慎言, 侍郎呂大器, 已經向漕運總督史可法上書, 說明福王有七不

可立，難道他們不覺得人言可畏嗎？

文聰 朝宗兄以爲那方面是對的。

方域 我覺得與其迎立福王，不如迎立潞王。

文聰 潞王是遠族，福王是近支，這在宗譜上是說不過去的。

方域 (笑) 這是他們的鬼話。潞王是穆宗皇帝的孫子，神宗皇帝的姪兒。福王是神宗皇帝的孫子，比潞王小一輩。如果要論起宗譜來，這是廢長立幼，何況福恭王從前倚仗他的母親鄭貴妃的勢力，想圖謀皇位，弄得幾年來上下不安。現在他的兒子如果做起皇帝來，只怕以前那些狐羣狗黨都要得勢了。

文聰 照朝宗兄的意思，你不贊成他們這種辦法是不是？

方域 (搖頭) 非但不贊成，而且極端反對。

文聰 (起立拱手) 那我就奉勸你，你可要早一點離開南京。

香君 (詫異) 爲什麼？

文驄 老實告訴你，他們已經過江迎接福王去了，早晚就要到南京來，恐怕第一道奏章，就是要捉你。

方域 (冷笑) 如果我要去附和他們的主張，那是不可能的。(拂袖而起)

文驄 我們只要有一個皇帝就得啦，名分上對不對與我們什麼相干呢？

方域 (沉吟地) 因為他們一定要迎立福王，我不能不反對。

(香君初尙靜靜地旁聽，至此乃頻搖其首。)

香君 當然要反對！

文驄 他們疑心的也是這一點！所以要對付你。

香君 他們疑心什麼？

文驄 疑心侯兄別有企圖，會使他們不利。直截了當地說：他們不贊成迎立潞王，也和侯兄反對迎立福王是一樣的看法。

方域 我主張迎立潞王，是希望能夠保持東南半壁，他們的意思，不過是想拿福王來做

個幌子，借此上下其手，升官發財。

文聰（驚背地）你的話也許是對的，不過，迎立福王已經成爲事實，我看你還是暫時離開一下南京的好！

（方域低頭沉思，香君近前僥倖之。）

香君 他們預備用什麼罪名來捉他呢？

文聰 前天在清議堂會議，阮大鍼公開宣佈，說是他勾結左良玉，預備進兵南京，希圖叛亂。

香君 這阮大鍼真不是個好東西！侯公子前幾天還寫信阻止左將軍不要到南京來，怎麼反這樣說呢？

（方域急以目止香君，文聰已從旁窺見。）

文聰 這也不過是一種捏造出來的話。阮大鍼未必知道侯公子向左良玉通過信，如果這樣，那他更加撻振有詞了。

方域 那我寫信向他辨明這回事！(轉身向桌上尋紙筆)

香君 他既有心要害你，一封信怎麼辨得清楚呢？

方域 (回頭) 這件事有陳定生可以證明。而且，送信去的是柳敬亭。

文驄 既然這樣，我看你更不能在南京逗留了。

方域 士可殺不可辱，我等他們來捉我能！

香君 公子！我看你不必這樣倔強。這班禽獸一樣的東西，他們是沒有道理可講的。

方域 我不能走！我要使大家知道，迎立福王，是一件違背輿論的事。而且，朝政由他們把

持了。將來就是把全國人民送到死路上去，也沒有人知道。

香君 你預備怎麼樣？

方域 我要發動全國的志士，大家起來驅逐這班狐羣狗黨！

文驄 現在，他們已經擁戴福王，握有了南京的新政權，我看你還是迴避一下罷！

方域 我既然不受利誘，你也用不着來威脅我，那怕拚了我這條性命，我也不會屈服。

香君 (點頭) 這是對的!

文驄 (向香君) 你也以為這是對的嗎? 香君!

香君 一個人總要有氣節。難道你還以為這是不對的嗎?

文驄 話不是這麼說,我以為侯公子既然具有這番大志,何必定要坐在這裏等他們來捉拿? 那時候,既經身入羅網,就分別不出什麼是非了。

(樓窗外人聲洶湧,夾以鼓樂聲,且有人高呼「萬歲」。侍婢忙從內室跑出,攀着窗門往外看着。)

香君 (走近窗前) 什麼事?

(高呼萬歲聲接踵而起。)

文驄 這大概是他們迎駕過江來了。

方域 (仰天長嘆) 唉!

文驄 朝宗兄,我總算盡了我做朋友的責任,現在聖駕已經過江,我不能在這裏久待,一切,你自己拿出主張來罷! (拱手轉身)

(樓梯上履聲窸窣，陳貞慧急忙跑上。)

貞慧 (慌張地) 朝宗！你快點走罷！快要有人來捉你了。(抬頭見文驄) 呵！龍友兄也在這裏嗎？

方域 (淡漠地) 怕什麼，要捉來捉好了。

貞慧 這又何苦呢？在某一個時候，我也不怕這些，可是，現在的情形已經不對了。

(窗外人聲漸遠，侍婢走入小門。)

香君 (回身) 陳公子，你覺得他應該走嗎？

貞慧 莫說是他，我也非走不可。

文驄 是的，最好你也走！

(香君目視方域，方域沉吟不語。)

香君 怎麼樣，你打定主意沒有？

方域 我本來打定主意不想走的。

貞慧 香君，你想留着他不走嗎？那……那你簡直是在害他。

香君 (羞澀地) 我並沒有留他。

貞慧 你不但不能留他，而且應當勸他走才是道理。你知道嗎？假使他要被捉了去，就會沒有命了。

香君 (向方域) 那麼，你走罷！

方域 我不相信天下就這樣沒有是非。

香君 (發急地) 你先走了再說，等到將來再和他們算帳罷！如果在此刻被他們捉了去，你的理由再正當些，也沒有你的分辨的餘地了。

文聰 我不是也這麼說嗎？他們要是懂得道理，就不會這樣做了。

方域 (沉思有頃，連連搖頭) 我不能走，我不能走。就是我能走，(指香君) 她也走不了。

香君 你是說我嗎？那用不着你掛心，到了沒奈何的時候，我還有我的出路。

方域 你有什麼出路？能不能讓我知道？



香君 你要是不知道，那就用不着問。（轉身走向樓窗邊）

貞慧 侯兄，我看你也未免太認真了。她既然說有出路，你又何必再追根究底呢？我想香君也決不會就此拋棄了你。（走近香君）香君，你就老實告訴他罷！

（香君不答，貞慧覷近其面前。）

貞慧 （攀香君肩） 唉！你爲什麼哭起來，瞧你平日倒是志氣昂昂地，這會兒却不免露出女孩兒的本相來了。

香君 （以巾搵淚） 我不是爲着別的事情哭，我覺得他太不瞭解我了。

（楊文聽徘徊地搓着手表示慌急，方域倚着書架沉吟不語。）

貞慧 （着急地） 這不是講情話的時候，你只說什麼是你的出路！

香君 （堅決地） 不是嗎？他白白地和我相處了這麼久。這時候，倒不放心我了，出路，我有什麼出路？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反正還有一條秦淮河！

方域 （有若自語） 秦淮河！（亢聲）好！香君，你有情，我也有義。

香君 這不是什麼情義的問題，我希望你能夠保持氣節，不作二臣！

方域 請你放心，我一定不使你失望！

文聰 好了，好了！這下侯兄總可以走了。

（香君轉身伏在桌子上哭着，方域慢慢走近。）

方域 （溫柔地）香君！香君！

（香君仍伏在桌上，以一手揮之使去。）

方域 你不要覺得難過。我不放心你，我是怕你在這裏不安全。

（貞慧與文聰面面相覷，彼此搖頭。）

香君 （回過頭來）你不必管我安全，不安全，但願你不要爲了留戀我，倒把國家的大

事忘記了。

貞慧 不錯！（翹拇指）香君真有志氣！

香君 我無論如何有志氣，總是一個女孩兒家。而且，在一般人眼裏看起來，甚至於還算

不得是一個人哩！

貞慧 這是什麼話！

（樓下人聲嘈雜，在場諸人俱驚慌失措。）

男子聲音 樓上有人沒有？

女子聲音 樓上沒有住人。

（語音雜亂，似在吵架。）

女子聲音 你不能上去！

男子聲音 爲什麼不能上去！

貞慧 （跑向欄邊覷了覷，低聲。）我們快走罷！他們已經派人來捉我們了。

文聰 （搖手）不能從前面走！

香君 （拭乾淚痕）後邊有梯子！（手指小門）從那邊下去，打開後門就是秦淮河！

文聰 （推方城）你們去，我從前面走！

(方域望了望香君，侍婢從小門出，香君指揮侍婢引導。方域方拭淚間，貞慧忽拉其衣袖隨侍婢從小門出。前面樓梯上履聲漸近，文驄急整衣危坐，香君趕至小門追下，貞麗先在欄端出現，張皇四顧。二長班隨上。)

長班甲 (四面打量) 想不到樓上倒比樓下還要來得闊氣點。(走近突見文驄，立住，指

貞麗) 我知道你的話有點靠不住，樓上沒有人。(指文驄) 這是鬼嗎？

長班乙 娼妓們嘴裏，還會有實話說出來嗎？你要聽信她，那就上了當！

長班甲 (向貞麗) 這是什麼人？

(文驄向貞麗拍拍胸，貞麗會意地點頭。)

貞麗 他是什麼人，你自己問他好了！(走近文驄附耳低語)

文驄 (矜持地) 你們是來幹什麼的？

長班甲 這屋子是幹什麼的，我們就來幹什麼！(對長班乙扮鬼臉，自詡說話的技巧。)

文驄 (顧貞麗) 他們要怎麼樣？

貞麗 他們到這裏要花姑娘，我回答他沒有，他們就尋着我吵，要到樓上來尋。

長班乙 (向貞麗招手) 喔，到這裏來！你是不是李香君？

(貞麗不理睬地走向窗邊。長班甲乙大模大樣地就凳子上坐下。)

長班甲 (敲着桌子) 茶來呀！怎麼着，老爺們不是花錢的嗎？

文聰 (起立) 你們是那裏來的？

長班甲 (白眼) 你管我們那裏來的！她們反正是做買賣。她們是妓女，咱們是嫖客，那裏來？天上來的。你是這裏的這個嗎？(用手作總形)

長班乙 她們要是不肯招待，咱們就搗毀了這個龜窩子。(拍桌)

文聰 (若有所思) 你們從江北來是不是？

長班甲 是的，怎麼樣？

文聰 (微哂) 怪不得你們不懂規矩！

長班乙 什麼規矩，你說罷！

文聰 規矩嗎？規矩就是要講道理，用不着狐假虎威！

長班甲 你別掉書袋子哪。什麼規矩，道理，咱們全不懂。拿現錢，買現貨。（向香君走近）  
來來來，咱們給錢，要多少，給多少。

文聰（攔住） 做什麼？就算是做買賣，也要人家肯賣。這樣，算什麼呢？

長班甲 你說，還是不肯賣，她不肯賣？（捋袖，表示將動武。）

長班乙 誰不肯賣就揍誰！

文聰 你們到底有不有上官的？

長班甲 上官哈哈！到了這種地方，可只由得咱們了。上官有什麼用？

長班乙 憑他是誰，都管不着！

（樓下保兒叫着：「大娘，王將軍來啦。」）

貞麗（奔向欄干） 誰來了？

保兒（在樓下） 王將軍！

貞麗 (向樓下招手) 請上來坐罷! (奔向樓端)

長班甲 這兒的買賣倒不錯! 又有人來了。

長班乙 咱們怎麼樣?

長班甲 怕什麼! (走向欄邊向樓下揮手) 喔! 這房間歸咱們定下了…… (突然退後)

他倒來得快!

長班乙 誰? 怎麼樣? (走近長班甲)

(長班甲向長班乙附耳低語, 長班乙張皇失色。)

長班乙 咱們溜了罷!

長班甲 等他上來了再說, 不要緊!

(王將軍從樓下走上, 向貞麗點頭微笑。香君從小門走出, 佯作未見。)

將軍 (瞥見文驄拱手) 呵, 楊大人!

(文驄帶笑還禮, 王將軍方左右顧盼, 長班甲乙乘機從欄干邊溜向扶梯跑下。)

貞麗 (譏嘲地) 怎麼不坐一會兒嗎?

文驄 (縱聲大笑) 哈哈!

貞麗 (拉王將軍朝樓下看) 你看看,這兩個人是那一部分的兵士?

將軍 (向下略看) 這好像是馬大人府裏的長班。怎麼樣?

貞麗 他們到這裏來要花姑娘!你沒來的時候,正在瞎吵!

將軍 (轉面注視香君) 這只怪你們家裏的香君的名譽太大了,連他們也要來見識見

識! (左右顧盼) 侯方域呢?

(貞麗搖頭,香君走向窗邊向窗外望着。)

將軍 (向文驄) 我知道他已經走了! (坐下)

(文驄轉身預備走。)

將軍 香君!楊大人!大家坐一會兒罷!

香君 (轉身,但不近前。) 王老爺!



將軍 (回頭招手) 你來!你來!

香君 (遲遲不前) 什麼事,說好了!

將軍 (笑) 候方域走了,你覺得有點難過是不是?

(香君低頭不語。貞麗亦惘然若失。)

文驄 我以為他走了倒好些,不然,弄得大家不好意思。(轉身坐下,目注小門。)

將軍 (冷笑) 哼!他不走,不走就看他有幾顆頭。

貞麗 他犯了什麼罪,值得這樣嚴酷地對付他?

將軍 他的罪名可大啦!他要背叛國家,你想,這還了得!(睨視貞麗) 還有陳貞慧,要他

也得當心一點!

香君 (質問地) 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將軍 沒有別的意思,我不過覺得像他這種人,你也用不着懷念了。

香君 那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別人替我耽心!(回過臉去)

將軍 你以為我有什麼惡意嗎？（假笑）假使你知道我今天到這裏來，是爲着一件什

麼事情，那你就知道我是頂好的好人了。

貞麗 （意有所動）什麼事，您請說罷！

將軍 （向文驄）你知道馬大人現在是什麼職位嗎？

文驄 大概總要比原來的鳳陽督撫大一點！

將軍 （眉飛色舞地）豈止大一點，簡直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

文驄 怎麼樣？

將軍 因爲他倡議迎立，功勞第一，已經陞爲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入閣辦事。還有阮大鍼，也做了兵部右侍郎了。

文驄 聖駕剛才過江，怎麼就委了這一大批官爵？

將軍 名單本來早就擬好了，只要皇上畫一個押就行。你以為要多少時候才成？

文驄 這簡直和兒戲一樣了。

將軍 你可不要這樣說，馬大人還推薦你做禮部主事哩！是兒戲，那你不也是戲中人嗎？

貞麗 楊老爺，這可要恭喜您！

文聰 那可要等我到了任再說。

（香君在旁冷笑，貞麗目止之。）

貞麗 這樣說起來，王老爺，您一定也高陞了罷！

將軍 我倒沒有什麼，不過替阮大人幫忙跑跑腿罷了。

香君 （冷漠地）那麼，王老爺有什麼事情照顧我們呢？

將軍 （狡猾地）你要這樣問，我倒不想說了。瞧你，我姓王的總不見得會來害你。你不

記得嗎？那天在阮家，不是我，你還回得來嗎？

香君 感謝您！我終身也不會忘記。我想，要不是您在那兒替我表白，也許……（微笑）

也許逃不掉那一頓皮鞭哩！

將軍 （不會領會她的語氣）不是嗎？我就是這麼想：一位嬌嬌滴滴的小姐，怎麼好讓人

家那樣侮辱呢？假使他真要打你的話，我情願替你挨幾皮鞭也說不得。

香君 那真是感謝！

貞麗 不是嗎？她回來以後，時時都在說起，說是王老爺，真是世界上好到不能再好的——  
個頂好的好人！

（香君從憤恨中反將笑出來，文驄微笑點頭。）

貞麗 （對香君眨眼）你說，在那兒還可以找到一位這樣好的王老爺！哈哈！

將軍 （得意地）那也不算什麼！現在侯方域已經走了，我可以老實說，你李香君既然有這樣的才貌，愛你的人何止千千萬萬，假使單單爲了侯方域，平白地捱阮大鍼一頓皮鞭，那真太不值得了。

香君 （冷笑）嚇！我看阮大鍼也未必敢打我！

將軍 那就很難說了。

貞麗 因爲有你這位好人在那裏！我想他一定不會！

香君 (撇嘴) 好人!真是世界上找不出!

將軍 (懶忤地) 香君!你不要是那樣說,你知道我今天是來幹什麼的?

香君 誰知道你來幹什麼鬼把戲的!(走向小門)

將軍 (起立) 你不要走,我告訴你一件事!

香君 (止步,回身走向窗邊) 什麼事,你說罷!

將軍 你知道田仰這個名字嗎?

香君 (冷漠地) 不知道!

將軍 (向文驄) 楊大人,你是知道的,田仰田大人,他現在由馬大人的推薦,新授淮揚

巡撫,提督軍務,而且兼理海防哩!

文驄 (不感興趣) 那他很不錯了!

將軍 不是嗎?香君!你覺得這個人怎麼樣?

香君 我根本不認識這樣一個人,我知道他怎麼樣?

將軍 你不認識不要緊，我是說：照他的地位看起來，你是不是覺得他還有點面子？

香君 我不管什麼面子，我只知道一個人總要有裏子，如果只有面子而沒有裏子，等於只有軀壳，沒有靈魂！

將軍 你這話說得多傻，現在的人，只要有面子就成，誰管他有沒有裏子。靈魂？什麼叫靈魂呢？

香君 （微笑） 靈魂嗎？我說的靈魂，就是指一個人要有良心！

將軍 良心？那就對了。那位田大人，誰的良心也沒有他好。他要是愛上了一個女人，真要比對他自己的親生娘還要孝順。

文聰 （感慨地） 那真太有良心了！

將軍 楊大人，你沒有聽得說過嗎？他從前有一位夫人，也是門戶出身。嗚！兩個人多好，真是好得只多了一個頭。後來他那位夫人死了，他差點兒要自殺。你想，對待女人，誰還會比他的良心更好！

文驄 (微哂) 真是難得!

將軍 (回頭) 香君! 你儘朝窗子外看些什麼呢? 你說, 田仰這個人究竟怎麼樣?

香君 (走向欄邊) 您說的話我一點也不懂得!

將軍 (笑) 你這樣聰明的一個人, 我說的話你未必一點也不懂得罷?

香君 我實在是聽不懂您的話。您最好不要說了。

將軍 那我就老實告訴你, 我和你做個媒好不好?

貞麗 (恍然地) 我早知道是這一回事。

將軍 (向貞麗) 你看怎麼樣? 把香君嫁給淮揚巡撫田大人, (豎拇指) 做一位現成的夫人!

貞麗 那您還是問她自己罷!

將軍 香君, 你的意思怎麼樣? (走近)

香君 (搖頭) 我沒有那種福氣! (走向桌邊)

將軍 你別誤會了我的意思，我說嫁給他，是正正當當地下聘，娶親，並不是和侯方域那樣馬馬虎虎，一會兒來，一會兒又去了。

香君 我並不曾打算嫁人，您這些話實在是多說的。（撇轉頭）

將軍 你和侯方域有過生死的密約嗎？我看你不必那麼傻了！風月場中，你也過不了一輩子，趁得年紀還輕，趕早嫁一個人，不然，將來就會沒有結果。（向文聰）楊大人，你說是不是？

文聰 道理固然不錯，不過各人的看法不同。王大人坐一會兒罷！（起立）我實在要走了。

將軍（攔住）把這件事說好了，我們一道走罷！（向貞麗）李大娘！我可以告訴你的實在情形，淮揚巡撫田大人，平日久仰香君的大名，很想和她談談，因為侯方域時常在這裏來往，覺得不大便當。現在，侯方域既然畏罪潛逃，他就下了一個決心，免得他心愛的人再被別人奪去，所以拜託我來說媒。（自懷中取出銀帖）這裏三百兩銀子，



是娶香君的聘金，如果嫌少，還可以再添！

貞麗（駭然）這我不能作主！你可以向她本人說，香君！你聽得了嗎？

香君 王老爺真是一個好人！居然照顧我們做這樣大一筆買賣，三百兩銀子，你想買我李香君嗎？我看你不要做這個夢罷！

將軍 你如果是嫌這數目太少，要他再添一點就是。

香君 再添多些也沒有用。我李香君並不是一件貨物，可以由人家當商品買。虧你姓王的還和侯朝宗是朋友，這話怎麼說得出口的呢？

將軍 這真是笑話！你們是打開門在做買賣，我替你們拉攏生意，反倒錯了嗎？你不是貨物，不能做商品賣，難道你還預備起貞節牌坊嗎？

香君 你的意思，以為我們是打開門在做買賣的妓女，只要有錢，就可以隨便供人家玩弄？是不是不過話，話可不能說穿，我們是彰明較著地做妓女，可不曾偷偷摸摸地做奴才！當着人儼然是正人君子，背地裏什麼勾當都做出來，那樣的人，他是沒有資格來

看輕妓女的！

將軍（佯作不解）你這是罵誰？

香君 我並不一定罵誰，不過自己發發牢騷罷了。

將軍 只要你不是罵我，就得啦！你可知道，現在的王將軍，可不是以前的王將軍，這回要  
不是馬大人的吩咐，看得起你，我才不會來替你做這一個媒人哩。

文聰 這個媒人倒真不容易找！

將軍 不是嗎？你要是罵我，那可太不應該了！

香君 我以為王老爺最好還是不做這個媒人罷！

將軍 你別弄錯了，我做媒，並不希望你對我有什麼好處，這好處是你自己的！

香君 我不願意領受這種好處，你可以回覆那位什麼淮揚巡撫，他有銀子，儘可以去找  
別人，為什麼一定要尋着我呢？

將軍（裝出滿臉笑容）香君！你也許是沒有見到這個人，覺得有點不放心吧？那很便當，

我可以先找他來和你見見。據我看，別提他有那麼高貴的地位，專講人品，恐怕十個侯方域也比他不上！（向文聰）楊大人，我這話對嗎？

文聰（似點頭非點頭）嗯！

香君 王老爺，我看你不必費心了，我既沒有起貞節牌坊的希望，也不想做誰的誥命夫人，現在流寇未平，國家多故，那位田大人，爲什麼不去幹正經事，起手第一件德政，就要娶一個妓女做老婆呢？假使外邊說起來，好像也有點不對吧！何況，我也不願嫁他，多說也沒有用！

將軍 照你這樣說，秦淮河一帶的妓院，都只好關門了。

貞麗 我們本來已經關門了。

將軍（堅決地）那已經來不及了，除非你嫁給田家！

香君（詫異）什麼？

將軍 不然，我沒有話可以回覆他。

貞麗 王老爺，這怎麼可以勉強人家呢？

將軍 (勃然) 有錢給你，爲什麼是勉強呢？(擲銀帖於桌上)

貞麗 你不得同意，就這麼硬做嗎？

將軍 老實告訴你，下邊的轎子都預備好了，不同意也要你同意！

(香君怔住，貞麗忙跑向欄邊。)

貞麗 保兒！保兒！(往樓下看)

長班甲 (在下面) 保兒出去了，哈哈！

長班乙 (在下面) 哈哈！

貞麗 (發狂地) 楊老爺！您……您……您看怎麼纔，那兩個兵士還等在下面！

將軍 (狞笑) 那是田大人手下的長班，和我一同來接李香君的！

(香君鎮定地不言不動，貞麗呆呆地仍向樓下看着。)

文聰 王大人，你這種辦法恐怕有點不對吧？

將軍 這是馬大人的意思，與我什麼相干！

文聰 到底是誰要娶香君呢？

將軍 要娶香君的是田仰。我來說媒，是由馬大人吩咐下來的！你不知道嗎？田仰是馬大

人的親戚呀！

文聰 不管是誰，（搖頭）我看這個辦法有點不妥當！

香君 （慘笑）田仰，馬士英，這一班狐羣狗黨！

將軍 呀！你怎麼破口罵人！

香君 他們也好算是人嗎？

將軍 呢！你說話可要小心點兒！

貞麗 香君！你就少說兩句罷！

香君 我們反正已經關門了，怕什麼！您以為他們都是真正的大人先生嗎？照我看起來，

不過是一臺提線木人戲。現在的南京，（狂笑）哈哈！

將軍 (失色) 這完全是侯方域的口吻，你要學他那樣子，你就上當了。

香君 這是有目共見的事實，何必要侯方域才知道？你們迎立福王，無非想造成你們自己的地位。流寇還沒有打過來，你們到先把界線畫好，預備瓜分中國！這，這何必要侯方域才知道呢？

將軍 這是國家大事，你懂得這麼多有什麼用呢？聽你的口氣，你如果是一個男人，當心他們把你當做東林黨看待！

香君 東林黨那也沒有什麼！至少，東林黨不會出賣國家！

將軍 你說誰賣國？現在的皇帝，難道不是姓朱嗎？他，他難道不是中國人嗎？

香君 這是第一步，當然還是姓朱的中國人。只怕到了第二步，就不一定姓朱了。

將軍 我怕你快要發瘋了，平白無故，說出這種大逆不道的話來。我也不和你說這些，

(揮手) 請你下樓罷！

香君 (退後一步) 下樓，到那裏去？

將軍 到田家去，下面有轎子在等你！

（香君跑向貞麗面前偎倚着。）

貞麗 王老爺，請您不要見怪，這件事我們實在不能答應。

將軍 （指桌上銀帖）你先收三百兩，少了回頭再給不成嗎？

貞麗 我不是說錢。

文聰 （勸解地）我看田大人就是要娶香君，也可以慢慢商量！

將軍 一個巡撫大人，要娶一個妓女做妾也不能夠，那不是造了反嗎？楊大人！你不必管

這件事，她不肯去，我自有法子要她去。（奔向欄邊）長班！長班！

長班甲 （在樓下）在，小底們在！

將軍 伺候轎子！

長班甲 （在樓下，大聲）是哪！

將軍 （回身向香君）我看你還是好好地打扮一下罷！假使要他們來拖你下樓，那可

不好看了。

香君 (離開貞麗) 想不到你們這些有職位的官員，竟和強盜一樣！拿銀錢買不動人家的，心就預備強搶。現在的南京，真正是你們的世界嗎？好！我看着你們罷！(快步奔向樓窗，爬上桌子預備向窗外跳下。)

貞麗 (大驚) 香君，香君！(追上一把拉住，文聰跟上。)

將軍 (亦趕至桌邊) 你不要這樣！你不要這樣！

香君 (攀着窗邊木柱，喘息地) 你如果要逼我，我更死得快些！

將軍 (慌急地) 這並不是我的本心，他們要我這樣做，我有什麼法子呢？

香君 (向貞麗) 您要是愛我，請您讓我死罷！

文聰 我替你去設法子罷！你……你……

香君 我除了死，沒有別的路走！(猛力向窗柱撞去)

貞麗 啊呀！(極力抱住香君，桌上畫具拋滿一地。)



將軍 啊呀！（目注香君表示驚訝）

貞麗 （看看香君頭上）瞧！頭已經撞破了！（侍婢趕上同抱下，忙用汗巾裏頭。）

文驄 （從桌上拿起那把扇子，向王將軍。）你這是何苦！（指扇面）你看！

將軍 （看扇面）怎麼樣？

文驄 這是她頭上撞出來的血！

貞麗 （抱着香君叫）香君！香君！

將軍 我那裏知道她會這樣烈性呢？

文驄 （一面看扇子）現在你總可以回去覆命了。

將軍 楊大人，你還不知道，馬大人吩咐我，如果接不着香君，我就要受處分了！

貞麗 （回頭）怎麼，我們的人弄成這樣子了，你還要硬逼嗎？

將軍 我也是沒有法子，你叫我怎麼去回話呢？

貞麗 （將香君交待婢扶住）好，我和你一道去回話罷！（起立，整理頭髮。）

將軍 (面有蜜色) 你去怎麼成呢?

貞麗 我去和他們講講道理看看他們這是那一條法律! 你不去, 我就先去。(向文聰)

楊老爺, 請您在這兒招扶一下香君! 我和王老爺一道去回話罷!

將軍 他要的是李香君, 你去有什麼用呢?

貞麗 他反正沒有見過香君, 你就說我是香君好了!(向桌上檢銀帖藏於身上)

文聰 現在只有這個辦法, 好在田仰並不認識香君, 充得過就充過去, 充不過再說。(向

地下檢起一枝畫筆)

將軍 假使認出來了, 我可不能負責。

貞麗 (拍胸) 一切都有我!

將軍 (回頭看看香君知不能再逼) 好! 就這麼辦!

(貞麗向文聰附耳低語, 文聰點頭。)

貞麗 香君就交代您了!(向王將軍) 我們下樓去!

將軍 你就這樣去嗎？

貞麗 我的房間在樓下，到下面換一件衣衫就行了。

(王將軍回頭再看看香君，脚步趑趄地走下扶梯。貞麗向文聰用手指指香君，忽促下樓。香君閉着眼睛由侍婢扶住。文聰見香君不言不動，拈起畫筆，就地上的畫碟蘸了一點顏色在扇面上隨便撇了幾筆，正獨自鑑賞着。)

香君 (微微睜眼) 媽！

文聰 (急走近香君) 你的媽已經和王老爺同去了。

香君 (掙扎地站起身) 到那裏去了？

文聰 找田仰去了。

(香君又閉上眼睛，文聰再看看扇子。)

文聰 (持扇面示香君) 香君！你看看這是什麼？

香君 (睜眼) 什麼？

文聰 你看這枝桃花的顏色怎麼樣？

（香君目注扇面不知所答。）

文聰 這是你頭上的血點，濺在扇面上，我和你添上幾筆枝葉畫成一枝桃花，你看還像一幅畫嗎？

香君 （呆視扇面） 這是我的血呀！（突然放聲哭出來）

（楊文聰持扇惘然。樓下傳呼：「預備轎子。」人聲雜沓，夾以笑聲。）

——幕下——

## 第四幕

## 佈景

內宮便殿，正中懸金字匾，上書「薰風殿」，兩旁懸對聯，黑地金字書「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款作「東閣大學士臣王鐸奉敕書。」靠右設御座，座前設几案，案上置壺觴及香簋。中間爲一大火盆，盆中獸炭方熾。左爲直通花園之走廊，廊邊氈簾半捲，遠處樓閣掩映。廊端懸鸚鵡。窗外老梅正開，雪花紛紛飄墜。

## 幕啓

弘光帝（即福王）手執一卷，徘徊地閱讀着，時而仰視，時而遠矚，似在推敲書義。內監甲肅立座側，目光緊隨弘光帝的舉動遊離着。

弘光 （低頭沉思有頃）這倒不是一件隨隨便便的事情，太馬虎了是不成的。（顧內監

甲）酒來！

(內監甲捧壺觴跪進，弘光接杯一飲而盡，一面仍看着書，一面以杯授內監斟酒。)

弘光 (持杯凝思) 這是很有關聯的，假使弄得不成樣子，回頭說起來，我這個皇帝可太沒有面子了。(飲酒，皺眉)

鸚鵡 (學着人的笑聲) 哈哈!哈哈!

弘光 (顧內監甲) 你笑什麼?

內監甲 (惶恐地) 奴婢沒有笑，是廊下那隻鸚鵡!

(弘光轉身看着鸚鵡。)

鸚鵡 哈哈!哈哈!

弘光 (笑) 你也覺得好笑是不是? (手指鸚鵡) 你不要笑!如果沒有好的辦法，孤甯可不過這種日子。(感慨地) 皇帝孤這個皇帝真是不做也罷!(以杯擲向內監甲，內監甲接杯起立，再斟酒重進。)

鸚鵡 哈哈!福八!福八!

弘光 (先看內監甲,再看鸚鵡。)你叫什麼?

鸚鵡 福八!福八!

弘光 你怎麼叫孤的小名!真是豈有此理! (顧內監甲)誰要牠這樣叫的?

內監甲 (穀簾地)奴婢不知道!

弘光 (指鸚鵡)孤現在是皇帝!你敢叫孤福八嗎?

鸚鵡 哈哈!

弘光 (大笑)哈哈!你這畜生!哈哈!

(走廊上靴底響,內監甲起立向廊外察看。)

弘光 誰?

贊周 (在內) 臣韓贊周!

弘光 進來罷! (就御座坐下,內監甲轉身侍立。)

(韓贊周低頭走進,方欲展拜。)

弘光 免禮罷！

贊周 (退後一步，躬身) 謝陛下！

(內監乙匆匆走進)

內監乙 (屈一膝) 啓奏陛下，奴婢奉旨採辦藥料，已經捉得一千隻雀子，五百隻蝦蟆，請旨定奪！

弘光 (點頭) 把一切藥料都交給鄭三山去配製，要他配製好了，即刻進呈。

內監乙 (低頭) 是！(起立轉身走出)

(贊周錯愕地不明其故)

贊周 (躬身) 陛下御體康泰嗎？

弘光 還好！

贊周 (疑惑地) 陛下要雀子和蝦蟆配合藥品，是做什麼用的？

弘光 這是蘇州一個醫士進呈的一種補藥。



贊周 外間進獻的藥方，未必可靠。陛下應當善保御體！

弘光 這種藥，孤服過不止一次了，並且很有效驗。只要一服下去，就……（知己失言，突然停住不說）

贊周 （躬身）臣很願意知道，這種藥究竟有什麼功用？

弘光 （笑）嘻嘻！當然有功用，而且馬上見效。

贊周 （會意地）只怕這種藥服多了，會使御體更加虧損！

弘光 （自信地）不會，決不會，你瞧！（伸臂）孤的身體不是越長越胖了嗎？從前孤的

皇考，最胖的時候有三百六十斤，現在，孤恐怕比他還要加重些哩！（憨笑）嘻嘻！

贊周 這是陛下心裏寬舒的緣故。

弘光 （斂了笑容）那也不見得，孤有時候也很着急，比方這兩天，心裏實在不怎麼舒暢，這却是你們不知道的。

贊周 （故意激之）陛下登極不久，新的宮殿已經落成，還有什麼事情不舒暢呢？

弘光 (太息地) 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贊周 (懷疑地) 今天?

弘光 快到元宵節了,許多事都沒弄好,孤正在這裏着急哩!

贊周 (點頭) 陛下也許是想起了在煤山殉國的先帝,所以覺得龍心不快吧?

弘光 (搖頭) 那倒不是。

贊周 (恍若有悟) 陛下是不是怕清兵殺過江來,依臣的愚見,只要四鎮總兵官能夠和衷共濟,彼此守望相助,清兵暫時是沒有法子過江的。

弘光 這些事孤都交給馬士英去辦理了,原用不着孤來操心。(慎重其事地) 你知道嗎?元宵節宮裏預備演戲了。

贊周 (失望地) 宮裏演戲?陛下以為怎麼樣?

弘光 預備演阮十鍼新編的燕子箋。(指案上書本) 前兩天由王鐸抄好一本,送到宮裏來。這本戲關目很好,詞兒也不錯。這裏面有兩個旦脚,要一樣的面孔。你說!這到那裏

去找呢？

贊周 (長嘆) 唉！

弘光 (懊喪地) 咳！

贊周 陛下的意思……

弘光 孤的意思，覺得這種好脚本，要是沒有好脚色來演唱，那多糟糕！而且是宮裏頭的戲，斷不能馬馬虎虎，回頭被外邊的人知道了，孤還有什麼面子？所以孤對於這件事實在有點着急。(皺眉) 你看！這怎麼辦呢？

贊周 (憤慨地) 陛下！臣以為時當令節，聖心不安，或者是追懷先帝殉國的慘烈，誰知道陛下是憂慮演戲沒有脚色，這……(拭淚) 這真是臣萬萬想不到的。(低頭)

弘光 你以為這是小事嗎？你想！皇宮裏頭演戲，是多麼聳動觀聽的一回事，如果隨便弄幾個不三不四的人湊熱鬧，那還成什麼體統！

贊周 (躬身) 陛下！演戲沒有脚色，這種事情，實在無關大體。昔人有言：「鐵劍利則士

勇；倡優拙則思慮遠。」據臣看來，甯可這本燕子箋演不成功，倒是國家之福。這是什麼話！難道不唱戲國家馬上就會強盛起來？你知不知道，越是小事，越要認真。那怕唱一臺戲，也要像真有這回事。比方，孤是個皇帝，就得穿起皇衣，戴起皇帽，總要粧得像，就不怕人家不承認。

賀周 臣以為陛下不應當是這樣想，因為這究竟是不急之務。

弘光 不急之務？你算算看！離元宵還有多少日子？

鸚鵡 福八！福八！哈哈！

（韓贊周錯愕地四面張望。）

弘光 又是這畜生在叫！（顧內監甲）把牠放到後邊花園裏去罷！

內監甲 （躬身）是！

（內監甲轉身走向廊端，提取鸚鵡架走向花園。韓贊周搖頭太息。）

鸚鵡 （在內）哈哈！福八！

弘光（帶笑）不知道是誰教給牠的，一天到晚的亂叫，一個畜生，倒好像懂得人事！

贊周（躬身）請陛下恕臣直言，這個教鸚鵡呼喚御名的人，應當發付大理寺問罪！

弘光也許是後宮那些妃嬪們和孤開玩笑，讓牠叫，沒有什麼關係，只當孤沒有做這個

皇帝，從前家裏的人，不是都叫孤做福八嗎？

贊周這倒真是一件有關聽聞的事，陛下可不能太隨便了。

弘光這孤就有點不懂了，唱戲沒有脚色，你倒滿不在乎，一隻鸚鵡叫孤的名字，反說

是有關觀聽，你不是成心在這裏瞎攪嗎？

贊周臣的意思，以為這一隻鸚鵡也不能飼養下去，趁早把牠打死才是道理。

弘光你何必同一個畜生作對呢？好好！孤也不要你想法子去找脚色了。（揮手令退）

你做你自己的事去罷！

贊周（躬身）臣還有事情要奏明陛下！

弘光什麼事，說罷！

(內監甲匆匆走入。)

內監甲 (躬身) 啓奏萬歲,兵部尙書馬士英,兵部右侍郎阮大鍼候旨接見!

弘光 (點頭) 召他們進來!

內監甲 (低頭) 是! (轉身走出)

弘光 (向贊周) 你有什麼事,說呀!

贊周 (躬身) 陛下昨日傳旨,搜捕復社的份子,爲的是什麼事?

弘光 (記憶地) 什麼復社?

贊周 就是侯方域,陳貞慧那班人。

弘光 馬士英說他們是東林黨,屢次反對孤家嗣位,你的意思怎麼樣?

贊周 臣的意思,以爲這班人頗負時譽,如果罪名不實,還是不加逮捕的好!

弘光 孤本來不知道這班人是幹什麼的,馬士英說應當加以逮捕,不然,就會出亂子,所以才傳旨。

(內監甲引馬士英阮大鍼恭謹地走進，馬在前，阮在後。)

士英 (趨前俯伏) 臣馬士英見駕!

大鍼 (伏馬身後) 臣阮大鍼見駕!

弘光 (揮手) 都不用行禮罷!

(馬阮起立，舉目見贊周，俱各點頭微笑。)

弘光 兩卿同時進宮，有什麼事嗎?

士英 (躬身) 啓奏陛下，臣昨日奉旨搜捕東林黨人，只拿得吳應箕一名，其中首要份

子侯方域陳貞慧，俱已聞風遠遁，還要請陛下傳旨，行文各州府縣，一體緝拿。

弘光 剛才韓贊周說，這班人頗負時譽，不好逮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士英 (怒目注視贊周) 韓公公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倒要請教!

贊周 (不理會士英) 陛下!臣以為侯方域這班人，雖然喜歡發發議論，並無危害國家的

企圖。現在正當用人之際，不加羅致，反去搜捕他們，恐怕要引起外間的不平。

士英 (冷笑) 韓公公大概還不會知道，侯方域勾結左良玉，預備進兵南京。豈但是企

圖，簡直見諸行動，你還說他不會危害國家嗎？

贊周 (詫異地) 這……這事情馬大人怎麼知道的？

士英 (正色) 自然有真憑實據！難道我還會誣陷他嗎？

(韓贊周低頭不語。)

弘光 依馬卿的意見，把這班人捉了來又怎麼辦呢？

士英 危害國家的叛賊，還有什麼話說，只有不分首從，立即正法。

弘光 孤以為不妨把捉來的人拷問一下，看他們還有什麼餘黨！

士英 (低頭) 是！(回頭看看阮大鍼躬身。) 臣還有一件事要奏明陛下！

弘光 (不耐煩地) 還有什麼？

士英 就是關於元宵節內宮演戲的事。

弘光 (懊喪地) 孤正為這件事在這兒煩惱。好脚色一個也沒有，能演什麼戲？偏偏



卿這本戲裏要用兩個同樣面孔的女脚，這又到什麼地方去找呢？

大鍼（趨前一步）陛下，臣就是爲這件事而來。現在由臣在秦淮河一帶，搜羅了幾個

妓女，她們都是串過戲的，只要把本子唸熟了，馬上就可以登場扮演。

弘光（興奮地）真的嗎？

大鍼（低頭）臣不敢欺瞞陛下。

弘光（拍案而起）好極了，好極了。你叫她們進宮來，讓孤看看！

大鍼 現在隨臣在宮門外候旨的只有兩個，一個叫鄭如英，一個叫李香君。本來還有一個卞賽賽，也能夠串戲，可惜已經不在南京了。

弘光（坐下，揮手）趕快召她們進宮來罷！

大鍼（低頭）是！（轉身走出）

贊周（躬身）陛下！內宮禁地，怎麼好讓秦淮河的妓女進來？

弘光 照你的看法，孤隨便做一件什麼事，都是不應當的。妓女怎麼樣？只要孤心裏喜愛，

管她妓女不妓女這裏沒有你的事（揮手）出宮去罷！

贊周（低頭）是！（搖頭太息地轉身走出）

弘光（自語地）成心要和孤作對似的，這也不應該，那也不應該，就算孤是一個木頭人，也不能完全由你們搬來搬去呀！

士英（躬身）陛下！韓贊周庇護東林黨人，恐怕和那班人有所勾結。

弘光（首肯地）你去拷問一下捉來的那個吳什麼，看他們是不是常通聲氣！如果真有這種事，就將他一體問罪！

士英（低頭）是！

（阮大鍼走入，李香君鄭妥娘瑟縮地隨進。）

大鍼（俯伏）啓奏陛下！這就是李香君和鄭如英！

（李與鄭各自跪伏，弘光仔細打量。）

弘光 都立起來說話罷！

(阮大鈺及李鄭皆起立，李鄭退立廊端，低頭不語。)

弘光 (轉身細看李鄭) 叫她們抬起頭來!

內監甲 抬起頭來!

(香君與安娘羞澀地抬頭，香君面露憤慨。)

弘光 (仔細打量香君一過，再看安娘。) 她們兩個人的面貌並不一樣呀?

大鈺 陛下，戲本裏的關目，雖說是兩人一樣的面貌，演唱起來，只要身材動作差不多就成了。

弘光 你剛才說，還有一個什麼人?

大鈺 本來還有一個卞賽，又叫卞玉京，可是已經不在南京了。

弘光 到那裏去了?

香君 前幾天還在，聽說是怕宮裏找她演戲，就連夜逃走了。

弘光 到宮裏演戲還不漏臉嗎?爲什麼要逃?

大鍼 這個女子怪得很，她雖然是個妓女，可是日常穿着道裝，常常想出家，所以不願進宮來。

弘光 這倒是個怪人！（指香君）這個女子倒長得不錯，你叫什麼？

（香君低頭不答。）

內監甲 皇上問你叫什麼？

大鍼 她叫李香君，陛下！

弘光 （點頭）那麼，那一個叫鄭如英是不是？

大鍼 是的！

弘光 別的事孤都容易忘記，只有女人的名字，孤只要聽一遍就熟悉了。哈哈！香君！

大鍼 香君！皇上叫你！

香君 （跪下）陛下！

弘光 （面有喜色）瞧她這副模樣兒，倒像很乖巧的，起來罷！

(香君顫抖地起立，仍退向安娘一道站着。)

弘光 你會串戲嗎？

香君 (搖頭) 不會！

弘光 (顧大鍼) 怎麼她說不會？

大鍼 (惶恐地) 陛下，她實在會，琵琶記，牡丹亭，她全會唱！這是秦淮河一帶，誰都知道的。

弘光 那麼，她為什麼偏說不會呢？

大鍼 大概她見了聖駕，不敢自炫其能，所以說不會。

弘光 (點頭) 這也難怪！香君，你不要怕！你只當這不是內宮，也不要把孤看成一個皇帝，你知道嗎？孤也會串戲的，怕什麼呢？

香君 (躬身) 不敢欺瞞陛下，臣妾只知道唱幾句牡丹亭的曲子，別的戲一概不會。

弘光 (笑) 只要你能唱牡丹亭就夠了。別的不會可以再學鄭如英怎麼樣，你會唱什麼？

妥娘 (躬身) 臣妾什麼也不會唱，什麼都得學。

弘光 (顧大鍼) 怎麼？她們心裏都像有什麼整扭似的，對孤說起話來，都這麼硬生生的。

士英 (掩飾地) 她們出身民間，不明禮節，請陛下恕罪！(向李鄭揮手) 跪下！

弘光 (搖手) 不必跪了！不過你們都是有名的妓女，平日也要招待客人，為什麼這樣不圓通呢？(笑) 不要怕，你就當孤是一個平常的嫖客罷！(向香君招手) 來！孤有話問你！

(阮大鍼暗地促香君近前，香君植立不動。)

弘光 怎麼你還不願意嗎？

香君 (正色) 並不是不願意，因為臣妾已經不是妓女了，實在不便伺候陛下。(低頭)

弘光 這就奇怪了！你是良家女子嗎？（顧大鉞）阮卿！不是說在秦淮河找來的妓女嗎？

大鉞 （惶恐地，躬身。）陛下！她實在是一個妓女，不過現在不做生意了。

弘光 （睨香君）瞧你不出，倒會在孤的面前使乖，你不做生意就不算是妓女了嗎？嘻！

士英 陛下不要隨她朦奏，就算她是良家女子，也應當聽候差遣，何況她本來是個妓女呢？

弘光 （憐惜地）她究竟是個女孩子，不懂事。那麼，鄭如英，你呢？

妥娘 臣妾也不能算是妓女，因為秦淮河一帶的妓院都關門了。

弘光 （詫異）爲什麼？

香君 清兵快要過江來了，還不關門嗎？

士英 （威嚇地）誰要你在聖上面前這麼瞎說。

(安娘伸舌頭，香君微微冷笑，大鏡暗地向香君安娘搖手。)

弘光 (怔住) 清兵快要過江來了，(轉身向香君) 真有這種事嗎？

香君 聽說揚州已經失陷，陛下還不知道嗎？

(雲板連响，內監乙慌張地跑進。)

內監乙 (連忙跪倒) 啓奏陛下，剛才有人來報，揚州已經失陷，史閣部全軍覆沒，清兵

渡江南進，請旨定奪！

弘光 (沮喪地) 好！元宵節的戲，可演不成了！

士英 陛下不必着急，南京城內還有黃得功一支兵馬，可以傳旨命他前去迎敵！

弘光 你看南京不至於陷落嗎？

士英 (故示鎮定) 陛下放心！一切事情，臣自然知道去想法子把它弄好。

弘光 (點頭) 好！只要南京不至陷落，一切都由你去從權辦理罷！(揮手令內監乙起立)

士英 (躬身低頭) 臣領旨！(轉身急急走出)



弘光 (回顧香君有頃,再向大鉞。)瞧她這個長相,做個旦脚倒是很好的。

大鉞 (低頭) 是的,陛下!

弘光 (忽有所憶) 阮卿!你看燕子箋這本戲,到元宵節可以演得成嗎?

大鉞 一定可以演成,現在女脚色已經有了,如果男脚色找不出人,就由臣自己來充數罷!

弘光 你會唱嗎?崑腔?還是弋陽腔?

大鉞 都知道一點兒。

弘光 (撫掌) 好極了。(向案上取曲本翻閱)叫她們兩個,一人唱一支聽聽。(持杯飲

酒)

大鉞 (向香君) 你會唱牡丹亭,就唱一齣遊園驚夢?

香君 (搖頭) 我唱不出!

大鉞 爲什麼?

香君 這是什麼時候，還好唱這種曲子嗎？

大鍼 你在皇宮裏頭唱，怕什麼？

香君 (冷笑) 皇宮裏頭！現在還來唱這種曲子，我可不會那麼沒有心肝！

大鍼 什麼叫沒有心肝！你這簡直是在罵人哪！

妥娘 (遮飾地) 這是什麼地方，她敢罵人，您不要誤會了。(向香君連作暗示)

大鍼 我知道她又要發老脾氣了。香君！這裏不比外頭，天顏近在咫尺，你要是想撒嬌，可

當心你的小性命！

弘光 (若有所聞) 怎麼樣，她要怎麼樣？

大鍼 她說這時候唱不出來，陛下。

弘光 爲什麼？

大鍼 大概是接近天威，不敢放肆。

香君 (亢聲) 不是的！(妥娘在旁扯其衣襟，不顧)

弘光 (僵曲本於案上) 不是,是什麼?

香君 (趨前俯伏) 臣妾有下情奏明。

弘光 什麼下情,你說罷!

香君 (轉身,但仍跪着) 陛下!現在揚州已經失陷,清兵逼近南京,東南半壁山河,旦夕不保。陛下還只知道飲酒聽戲, (氣促地) 陛下雖然聽得進,臣妾可唱不出來了。 (叩頭)

弘光 (似有所動) 倒看你不出,一個妓女,能說出這種話來。

大鍼 陛下,這是戲裏頭的詞句,她們唱熟了,所以隨便說出來。

香君 這並不是戲裏頭的詞句,是臣妾特地奏明陛下的幾句話。

弘光 (回復愁態) 你也懂得國家大事嗎?嘻嘻!你說,還有什麼話,你說!

香君 臣妾希望陛下以國家爲重,趕快召集大臣,商議退兵之策。不要等到清兵包圍了南京,那時候就沒有法子好想了。

弘光 你不要在這裏瞎說！孤家還預備在元宵節排演燕子箋哩。包圍南京，這是什麼話！

香君 陛下要排演燕子箋，何不等到戰勝清兵以後再來排演。那時候，就是把臣妾唱死在台上，臣妾也是願意的。

弘光 你說的盡是些廢話，和清兵打仗，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打好的。丟了這種好戲不看，孤那兒等得及呀！

大鍼 陛下不必着急，就是她不能唱，還可以找別人。

弘光 （微惱）不能唱，偏要她唱！一個妓女，倒要在孤的面前搭起架子來，那還了得！

香君 臣妾並非不能唱，只不過不願在這種時候來唱燕子箋。

大鍼 燕子箋怎麼樣？你覺得那一點不好？

香君 我覺得這時候不能再把才子佳人的故事搬到戲台上來！

弘光 （感到興趣）這話說得倒有趣，不演才子佳人的故事，又演什麼呢？你說！

香君 不說別的，就拿南京這個地方來說，也可以編出多少戲來。

弘光 (自語地) 南京這個地方還可以編戲嗎？

大鍼 你懂得什麼，也來這裏胡說。

弘光 (茫然地) 你這話怎麼說的？拿南京來編成戲劇。那麼，現在的情形，不也成了一

齣戲嗎？

(安娘在一旁突然笑出聲來，內監甲怒之以目。)

大鍼 (羞赧地) 陛下不要聽她的胡說，她是在這裏信口開合！

弘光 (搖頭) 不！她這話裏面好像有什麼道理，倒值得仔細問問她。香君！你說，南京這

個地方，可以編些什麼戲？

香君 多着哩！從三國時代的東吳算起，(屈指)下來是東晉，宋，齊，梁，陳，不都是一齣好戲嗎？

弘光 (顧大鍼) 她說什麼？孤倒有點聽不懂了。

大鍼（皺眉）她說的是古代在南京建都的幾個國家。

弘光 她爲什麼要說這個？

大鍼（支吾地）因爲……因爲那些國家……那些國家都只有很短的時期就滅亡了。

弘光 她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香君（叩頭）陛下，臣妾的意思，是說這些國家都是前車之鑒，希望陛下不要重蹈覆轍。（再叩頭）

（安娘驚駭地伸着舌頭，阮大鍼低頭不語。）

弘光 這真有趣，一個妓女，居然在孤的面前說起這樣的話來，這倒真像是一齣戲哩！

（笑）哈哈！（揮手）起來罷！起來罷！（香君起立）

（遠遠砲聲轟然，人語嘈雜，在場諸人均惶然不安。）

弘光 這是什麼東西响，（顧內監甲）趕快去看看！

(內監甲方匆匆走下,砲聲又連作二响。)

弘光 (驚懼地) 這聲音有點不對,阮卿你……你聽!(用手遙指)

大鉞 (勉強鎮定) 陛下!這也許是靖南伯黃得功發兵前去迎敵的砲聲!

(砲聲又响,喊殺聲漸起,韓贊周慌張地從走廊跑進。)

贊周 (不及行禮) 陛下!清兵長驅直進,已經開始攻城,黃得功抵擋不住,快要殺進城

來了!(撲地跪倒)

弘光 (慌亂地站起) 這……這怎麼辦呢?馬……馬士英到那裏去了!

(後宮突響條起,窗外有人往來奔逃,喊殺聲漸近,阮大鉞及香君安娘俱向窗前瞭望着。)

弘光 (頹然復坐,長嘆) 唉!

贊周 (自動起立) 陛下!清兵已經合圍,依臣愚見,陛下可以出宮到黃得功兵營裏去,

假使等到清兵進了城,要逃就來不及了。

(遠處火起,照得窗子上一片通紅。)

大鍼：「啊呀！起火的地方好像是聚寶門。」（轉身）陛下，臣去看一看再來。

（弘光呆呆地看着大鍼，大鍼不俟回答，慌忙奔出。內監乙亦隨之。）

贊周：（望了望火光，急促地。）事情已很危急，陛下請趕快決定行止罷！

（弘光木然起立，望着窗外，人聲愈加嘈雜，砲聲連連响着。韓贊周張皇地拉了弘光預備跑下。）

香君：（惶急地）陛下，現在可以放我們走了罷！

（弘光揮手命退，香君拉妥娘急急奔出，砲聲亂响，火光上騰，弘光驀然倒地，韓贊周忙上前扶掖着一步步爬下。）

——幕下——



## 第五幕

### 佈景

道院前廳，中供神龕，龕前設香案，案上置香爐及長明燈之類，案前有蒲團。靠左一門通內室，懸青布門簾，門旁素壁上懸一橫幅，上書「聽女道士下玉京彈琴歌」全文，款作「梅村吳偉業」，下置桌椅。靠右爲庭院，院前懸竹簾，樹木扶疏，月光斜照，顯得極爲幽靜。院前爲直通外間之大門，隱約露着屋角。

### 幕啓

舞台空無一人，但見案上爐香飄裊，長明燈光燄熒然。內室門簾半捲，琴聲琅琅自室中傳出，忽有人敲動門環，先尙輕輕響着，嗣卽連連敲打，琴聲突然止奏。柔柔作道裝自內室出，走向院前側身聽着。

柔柔 誰呀？

敬亭 (在內) 我!我找卞賽賽的。

柔柔 (畏縮地) 我們這兒沒有這個人。

敬亭 (在內) 就是這裏的當家玉京道人，怎麼會沒有呢?

柔柔 你是誰呀?

敬亭 (在內) 我姓柳，從南京來的。

(卞玉京自內室出，走向案前剔着長明燈，柔柔回首見之，手指外面。)

玉京 (已聞外面的答詞) 你問他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事。

柔柔 我們師父問你叫什麼名字，找她有什麼事情?

敬亭 (在內不耐煩地) 真是囉唆!我叫柳敬亭，問她還記不記得!

玉京 (吃驚地) 柳敬亭! (揮手) 開門，開門!

(柔柔奔出院子，門呀然關，柳敬亭踉蹌走進，柔柔關門後隨進。)

敬亭 (拱手) 玉京道長!久違了。

玉京 (聞訊) 柳先生幾時到蘇州來的?

敬亭 這一踫可真把我找苦了,到南京住了兩個月,誰也沒碰着,天天在秦淮河兜圈子,看來看去都是些生面孔。

玉京 (以手相讓) 坐罷! (目注柔柔) 倒茶! (柔柔下)

敬亭 (落坐) 我那兒知道人事上竟會變遷得這麼快呢? (太息地) 唉!

玉京 那你又怎麼知道我在這兒的呢?

敬亭 我本來已經絕望了。可是侯公子拜託我的事,我不能不交差,只好慢慢地打聽着,直到前三天,纔遇着鄭安娘,說你在這兒,也許可以知道香君的消息,所以趕到蘇州來。香君逃到那兒去了,你知道嗎?

玉京 (回顧內室,微笑搖頭) 不知道。

敬亭 (怔住) 你不知道嗎?

玉京 說是聽得說起過,她好像在清兵進城的時候已經逃出來。以後到了什麼地方可

不知道。

(柔柔捧茶出，似有所白，玉京目止之。)

敬亭 鄭妥娘也是這麼說，他很有把握似的，要我來問你。好像只有你纔知道她的下落。

照你這麼一說，(皺眉，以手撫額。)這又到那裏去找呢？

玉京 你一定要找她幹什麼？

敬亭 因為侯公子託付我，我不能不找。

玉京 我聽得說，你不是替侯公子送信到九江去的嗎？怎麼又託你來找香君！

(柔柔機警地走入內室，玉京一再回顧。)

敬亭 (似有所覺) 這話說來太長，我想找到了香君再詳細的談談。

玉京 (笑) 別人就不好聽嗎？

敬亭 你一個出家人，管她們那些閒事幹嗎？

玉京 你告訴我，或者我能碰到香君，也好和她說說。(再看內室)

敬亭 (完全明白) 有許多話,非彼此當面是說不清楚的,爲了他們的事,我已經夠麻

煩了!你雖然願意聽,我可不高興講。

玉京 你又把說書的老套子拿出來了,要賣關子是不是?(笑)先給你定錢,十天以後

再說好不好?

敬亭 (起立拱揖) 道長,您別再捉弄我成不成?我知道香君一定在您這兒。(笑)

玉京 (正色) 誰和你說香君在我這兒?

敬亭 (手指內室) 她剛纔在門簾裏頭和我還打了照面哩!(故意向內室點頭)

玉京 (顧內室無所見) 柔柔柔柔!

(柔柔匆匆跑出)

玉京 誰在裏邊?

敬亭 (搶着說) 你去和香君小姐說,說侯公子託我來找她。

玉京 (知難掩飾,掩口而笑) 我倒底沒有你聰明!

敬亭 豈敢！豈敢！

玉京 (向柔柔) 香君小姐知道嗎？

柔柔 我沒有和她說。

玉京 去說柳敬亭先生要找她！

(柔柔笑着走入內室。)

玉京 請坐罷，她一會兒就來了。

敬亭 我剛才要是稍微疏忽一點，可被你瞞過去了。

玉京 (笑) 我看見你那麼性急，所以成心讓你摸不着頭腦，倒不是別的意思。

(柔柔走出。)

柔柔 她說，看完一卷經就來！(玉京點頭，柔柔走入。)

敬亭 怎麼，香君也和你一道出了家嗎？

玉京 她並沒有正式出家，不過近來身體不大好，時常吐血，心裏有點發煩，我要她沒有

事的時候，就看看經典，藉此養息一下心神。

敬亭 (四面瞻顧) 這種生活倒也不壞!

(內室碧聲玲然，繼以香君咳嗽聲。)

玉京 (向內室走去) 香君! 香君!

(香君穿道家服，但頭上仍挽着雲髻，扶着牆門慢慢走出。)

敬亭 (熱烈地拱揖) 香君小姐!

香君 (苦笑，還禮。) 柳先生請坐!

(玉京近前攙着香君一同靠壁坐下，敬亭亦就神案前落坐。)

香君 柳先生，我們真是多少日子沒有見了。

敬亭 可不是嗎? 而且這些個日子裏頭，天時人事樣樣都有了很大的改變啦!

香君 (太息) 這真是想不到的事! 柳先生這回是從那裏來?

敬亭 從南京來!

香君 (注意地) 南京現在情形怎麼樣?

敬亭 那還用得着問嗎?自然比從前差得多了,可是秦淮河武定橋一帶,倒還是那樣熱鬧的。

玉京 爲什麼?

敬亭 因爲那班發了橫財的貴人們,有了錢沒有地方花,同時,又有一些人想從這裏面發一點橫財,於是秦淮河就熱鬧起來了。

香君 除了秦淮河一帶,其他那些地方呢?

敬亭 其他的地方,經過一度兵火,十之八九都成了瓦礫場,而且有些地方歸清兵駐紮,連路都不許你走。

香君 (憤慨地) 未必中國就是這麼完了嗎? (連連咳嗽)

敬亭 (搖頭) 那倒不見得,聽說唐王已經到順昌去了,中國的人心還沒有死完,無論如何是不會滅亡的。



玉京 那麼馬士英、阮大鍼這班人呢？

敬亭 說起這班人，倒是一件很快心的事。馬士英本來想投奔唐王，唐王因為他罪大惡極，不肯收錄，後來被清兵捉去殺了。阮大鍼在清兵到南京的時候就投降了他們，並且還替清兵做嚮導，追趕唐王，走到仙霞關，不知如何碰在一塊石頭上，就倒在地下死了。當時正在那裏打仗，也沒有人替他收屍，等到被人發覺，一個胖胖的身體，已經被蛆蟲鑽得只賸幾塊骨頭了。（向香君）還有那個什麼王將軍，被清兵殺了之後，連屍身都被狗子吃了。

香君 這真是報應昭彰！（忽有所憶）哦！那一次你送信到九江，後來結果怎麼樣？

敬亭 結果怎麼樣你不知道嗎？

香君 （搖頭）不知道。

敬亭 後來左良玉並沒有帶兵到南京來，這不就是我到九江的結果嗎？

玉京 （微笑）又要賣關子了！

敬亭 不是我賣關子，這件事說起來太長了，你想，我離開南京的時候，你們還在幹什麼，

現在，（以手四指）這又是什麼局面，要我詳細的說，真是一年也說不完。

香君 那麼簡單的說，左良玉是憑着侯公子那封信，就到南京來了是不是？

敬亭 那又未免太簡單了。侯公子的信固然是很有効力，可是我老柳也費了不少的唇舌，纔把他那股氣餒給打滅了。

香君 現在左良玉到那裏去了？

敬亭 現在還有什麼左良玉，清兵還沒有過江，他就死了。

香君 （急促地）那麼，侯公子呢？

敬亭 （笑）現在你纔問到侯公子，不是太遲了嗎？

香君 （怔住）怎麼樣？侯公子。

敬亭 你不用着急，我是說你應當早就問到侯公子了，說了半天你纔提起，好像覺得太遲一點。哈哈！

香君 那你就快點兒說呀！

敬亭

(故意吞吐其詞) 侯公子……他……

玉京

人家急於要聽，你又偏偏不說了。

敬亭

(笑) 我就是這個脾氣，而且專憑這個吃飯，老套兒這叫做「欲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向玉京) 道長，你再給一杯茶我喝怎麼樣？

玉京

(忍俊不禁) 柔柔柔！

敬亭

(舉杯) 您就不好自己替我倒一杯嗎？

(玉京帶笑接取茶杯走入內室。)

敬亭

(低聲) 香君小姐，侯公子要我來接你到他的原籍河南去的。

香君

我早知道他回原籍去了，前一個月我還託人寄了一封信給他。可不知道國變以後，他的情形怎麼樣？

敬亭

情形還好！聽說現在的當局還預備請他去應試哩！

(玉京捧茶出，敬亭本欲答覆，突然止住不說，玉京似有所覺。)

玉京 (微笑，遞茶與敬亭。) 侯公子有什麼秘密話託你告訴她是不是？你們大胆的說罷！  
我不來旁聽就是。

敬亭 (起立接茶) 並沒有什麼秘密話，這是清淨道院，我不會那麼不講道理。

玉京 反正我不願意知道這些事，隨你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回身) 我可要做功課去了。

敬亭 你做什麼功課？

玉京 (微笑) 那你用不着問了。(一直入內)

敬亭 (向香君) 她每天有一定的功課嗎？幹些什麼？

香君 寫經。

敬亭 怎麼寫法？

香君 用針刺破舌頭，擠出血來寫。

敬亭 (驚訝) 了不得了,了不得了,風塵中的人物像她這樣做的真是少有!

香君 這不過是她想對於過去的事情作一種懺悔,我的意思,倒不以爲然。(搖頭)

敬亭 不以爲然?那麼,侯公子接你去,你去不去?

香君 你剛才還沒有說完,怎麼樣,他有沒有去應試?

敬亭 我聽說他沒有去,他也決不會去。那樣,豈不是向清廷屈膝投降?侯公子是怎麼樣

一種人物,還會做那種事嗎?

香君 (首肯地) 這一點我倒相信得過他的,他讀過千萬卷書,難道會這樣不懂道

理!就拿我來說,柳先生,你知道嗎?當侯公子離開南京以後,我所受的苦楚,真是一言

難盡。(悽然欲淚) 假使他……

敬亭 這你香君小姐儘可放心,我老柳真可以擔保一切,侯朝宗會投降,那是什麼話!

香君 (自信地) 我也是這樣想,別人也許拿不定把握,要是侯公子,我瞧他甯可拚了

這條性命,斷然不會去應試。

敬亭 (笑) 你既然能夠相信他,那我還有什麼說的,不過有些人就很難說了。(指畫上字畫) 比方吳梅村,他就有點捨不得這條老命,剛聽得清廷要來捉他,乖乖地就從山裏鑽出來了。

香君 (似未領悟) 你說的是誰?

敬亭 (起立指字畫上名款) 我說的是他。

香君 (隨敬亭手指細看) 吳偉業先生嗎? (搖手向內室指着) 當心她聽見了難過。

敬亭 (低聲) 她不知道嗎? (重復落坐)

香君 大概不知道,因為她昨天還和我說, (指畫) 像吳先生這樣,纔算得是一個完人哩!

敬亭 (冷笑) 完人,可惜他完不了。

香君 倒底是怎麼一回事?

敬亭 (憤憤) 怎麼一回事!他現在是祕書院侍講兼國子監祭酒,又在做官啦!

香君 你知道還有些什麼人投了降？

敬亭 多着哩！洪承疇，李太虛，龔芝麓，錢謙益，這都是人所共知的大人先生！

香君 你知道楊文驄到那裏去了嗎？

敬亭 這位先生倒不錯，從前他在蘇州，清廷派人向他勸降，他把來勸降的人都殺了，現在聽說和唐王在一道，已經做了兵部右侍郎。

香君 有人說他早已投降，這是怎麼一回事？

敬亭 現在有些話是不可信的，比方王微波的丈夫蔡如蘅，本來在張獻忠攻破廬州的時候就殉節了，偏偏有人說他投降清兵，這未免和事實相差得太遠了。

香君 我想這些事總會有人知道的。

（外面有人敲門環，香君剛欲起身，敬亭已連忙走向院子，柔柔亦匆匆自內室出。）

柔柔 柳先生，慢點開門，問他是誰？

敬亭 （站在院子門口）你找誰呀？

魁官 (在內) 我找你們當家的。

柔柔 (走近院子) 這是魁官，我來開罷。

(柔柔出院子開門作呀然聲，魁官提茶盒先走進，見敬亭亟上前拱手，香君仍回原位坐着，一面咳嗽。)

魁官 (熱烈地) 您多早晚到蘇州來的？真是很久沒有見了。

敬亭 (上下打量) 你倒還沒有老！

魁官 山河都改了樣兒哪，我還不老，你別開玩笑啦！

敬亭 (點頭) 山河雖然改了樣兒，只要人心沒有死掉，稍微老一點，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魁官 這就對了。(向柔柔) 柔柔！(抬頭見香君) 啊！香君小姐！(交茶盒與柔柔) 這是

新近從山裏採來的雨前，全是上好的嫩芽，送給你們道長，大家嘗嘗新罷！

(柔柔接茶盒入內。)



敬亭 怎麼你現在在做茶葉生意嗎？

魁官 (笑) 做一點小買賣。

敬亭 這倒很不錯！

魁官 這也是沒有法子，不過，我的骨頭還能比人家硬，至少我還沒有留辮子。(拍拍腦

後)

敬亭 好，好！夠朋友。

(玉京自內室走出，香君咳嗽不止，伏身几案。)

玉京 (帶笑) 又勞你送東西給我，真是不敢當！

魁官 這一點點東西，算什麼呢？柳先生近來怎麼樣？

敬亭 我還不是四海飄流嗎？

魁官 前回我到南京去了一趟，有人還提起你來，說是你已經死於亂軍，我想再要聽你

說武松打虎，可沒有機會了。後來又有人說在松江看見過你，並沒有死，我纔放心了。

敬亭 亂世的消息，本來不大可靠。（突然記起）啊，你說起武松打虎，我倒記起一件事。

（向香君）香君，你們家李大娘現在怎麼樣？

香君 她還不就是那樣嫁給田仰了嗎？

敬亭 （撫掌）怪不得，有一次田仰託人來找我去說書，說是他的夫人的意思，我真沒有想到她就是李貞麗！

魁官 國變以後你到過南京嗎？

敬亭 我這回就是從南京來的。

魁官 你在南京會見鄭妥娘沒有？

敬亭 見過，要不是她告訴我，我還不知道她們在蘇州哩！

魁官 聽說她又在秦淮河重理舊業是不是？

玉京 那是人家借她的招牌，她自己並沒做生意了。

敬亭 （屈指）我們認識的人，總算都有了一個交代。

玉京 這又不是說書，都要你來交代一番嗎？

敬亭 這就叫做三句不離本行。哈哈！

魁官 可是，還有一個人沒有交代。

敬亭 還有誰呀？

魁官 侯公子到那裏去了呢？（向香君嗽嘴）

玉京 噢！（指敬亭）他不是和侯公子帶信來的嗎？

魁官 那麼，陳公子呢？

敬亭 （搖頭）這就不知道了。

魁官 （以手指其鼻）這可要問我了，他在宜興鄉下，每天躲在一個土洞裏，連大門都不

願意走出一步。

敬亭 侯公子雖然沒躲在土洞裏，可是也不願意出山了。

魁官 只怕不見得吧，有人說他已經出來應試了。

敬亭 這個我知道，雖然地方官派人來找過他，他已經拒絕了。

（門環很急促地響動，大家都注意聽着。）

方域 （在內）你們這裏是不是有一位玉京道長？

玉京 （詫異地）這聲音很熟是誰？

方域 （在內）我是侯方域。

香君 （突然驚起）侯方域！（急忙跑去開門）

敬亭 好了，這下我的責任完了。（走近院子）

（侯方域與香君悲喜交集地攜手同進。）

敬亭 哈哈！這回可算是大團圓了。

（香君細看方域，方域向玉京，魁官點頭。）

方域 （向玉京拱手）真是太冒昧了！

玉京 （勉強笑着）您能夠到這兒來，倒真是一件難得的事。

方域 不是嗎？（向香君）我們現在還能夠會見，總算不容易了。

玉京 你來接香君去是不是？

敬亭 他大概太不放心我，所以親自來了。

方域 這倒不是，因為那時候我實在不能出面，所以只好轉託你。

敬亭 我也是今天纔找到這裏來的，早知道你能趕來，我真是白辛苦了。

方域 你爲什麼今天纔到這裏？

敬亭 我在南京就攔得太久了，而且也打聽不出香君究竟在什麼地方。

方域 （拱揖）真是費心。

魁官 那你爲什麼不先問問侯公子？

方域 我原先也不知道，後來老柳動身了將近一個月，我忽然接到香君的信，本來預備

馬上動身趕來，恰巧有一件事情絆住了，不然，（向敬亭）我也許還比你先到哩！哈哈！

香君 我真想不到你會來！（咳嗽）

方域（笑）你應該原諒我，那時候，我實在不能露面，動一動就有人監視我，那兒還能離開河南呢？

香君（快意地）你又怎麼能逃出來的呢？

方域 還不是馬馬虎虎到考場裏去了一趟，中了一個副貢生，他們總算放心了。

香君（退後一步，怔住）你去應過試嗎？

方域 也不能叫應試，不過隨便做了兩篇文章！

（敬亭瞠目不語）

香君（憤極，大咳）好好！真是有氣節，有學問！（掩面痛哭）

方域 你是怪我不該去應試嗎？你知道嗎？我如果不去，他們就要來捉我的父親，爲了我那老年的父親，我有什麼法子想呢？

香君（慘笑）這樣說，你倒算得是一個孝子了！

方域 (氣沮) 既然不能盡忠,就只好盡孝了。

香君 (譏嘲地) 我只聽得說「大義可以滅親」可沒有知道「不能盡忠,只好盡孝」的這個道理!

方域 這是因為忠孝不能兩全的緣故。

香君 (責難地) 那麼,你為什麼單記得你的父親,就忘記了大明朝?(大咳)

方域 (無話可答,轉換語氣) 這……我說,香君!你假使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做,你一定可以諒解我。(回望敬亭,敬亭不理)

香君 (緊逼地) 你說罷!

方域 我如果不出來考試,我就不能離開河南。

香君 你要離開河南幹嗎?

方域 (勉強地笑) 不然,我們今日怎麼能夠見面呢?

香君 你是說爲了我嗎?

方域 可不是嗎？

（敬亭與魁官私相議論着。）

香君 （目注方域，有頃，點頭。）謝謝你，侯公子！我真沒有想到會承你這樣錯愛。（太息地）

我的身世，你是知道的，我原是好人家的女兒，幼小時，也唸過幾句書，不幸父親早死，爲生計所迫，墮入風塵。雖然我是一個妓女，可是，對於做人的道理，並不會完全忘記。（大咳）

方域 我本來沒有拿你做妓女看待呀！

香君 是的，我很感激你，侯公子！因爲這樣，我也認爲你是一個非常的人物，所以纔傾心結納你。那裏知道，你把我對你的一片熱心，却完全孤負了！

方域 這你太冤枉我了，我如果有對你不起的事，何必還不遠千里地趕來會你呢？

香君 （冷笑）就是因爲你太對得起我了，所以連大明朝這幾個字都忘記了。

方域 我並沒有忘記大明朝，不過是沒有法子去應了一次考試。假使我不去，他們不但



要對付我的父親，就連我的生命也會發生危險。那樣，我豈不是更孤負了你嗎？

香君（搖頭）我不是這種意思，我對你的熱心，是希望你做一個有氣節的人，做一個有骨頭的人。那怕你不再和我見面，我也是安慰的。現在，（感傷地）可以說是什麼都完了。

方域 你就只知道你自己，別人的困難一點也不顧及嗎？

香君（興奮地）你不是都說過了嗎？爲了父親，爲了我，爲了你自己！父親要你去向清廷投降，你可以不認他做父親。我寫信給你，是要你去赴考嗎？就說你自己，侯公子，你是唸過書的人，你可知道：「忠則盡命，死而後已！」（狂笑）哈哈！哈哈！（笑過之後，隨即大咳，玉京亟近前扶之。）

方域 你寫信給我，不是說很牽掛我嗎？你雖然不會叫我去赴考，可是我去赴考，確實是爲了想看見你呀！

香君（瞋目）你知道我爲什麼牽掛你？我是怕你失節，怕你投降。你把「爲了想看見

我」來做你投降的理由，那是我害了你，不是

方域 並不是說你害了我。（嗚嚕地）是……

香君 是什麼呢？（決斷地）老實告訴你罷！你既然應過清廷的考試，已經不能算是大明朝的人，我李香君，也不勞你的錯愛了。

方域 （失望地）那麼，你……

香君 （厲聲）我甯爲玉碎，不作瓦全！

方域 我真沒想到你會把這件事看得這樣嚴重。我只不過去考試了一次，又不是做了一種有職位的官。

香君 （搖手）不必說了罷！你沒有來以前，我們還在佩服你的人格，以爲你甯死也不會投降。總算我李香君瞎了眼睛，錯認了你這個沒有骨頭的人！（踉蹌地走入內室）

（玉京跟着走入，侯方域赧然低頭，敬亭與魁官仍竊竊私議。方域走向敬亭，敬亭轉身不理，復走向魁官，魁官亦轉身他顧，香君持扇復出，玉京與柔柔左右扶持着。）

香君 (以扇面示方域) 這是我爲了你, 不肯嫁給田仰, 把頭撞破了, 洒上的血跡。你瞧! 現在血跡還很鮮明, 可是, 你倒向清廷投降了! (擲扇於地, 呼吸迫促。)

(方域拾扇細看。敬亭搖頭太息。)

香君 (向玉京) 玉京姐! 我對他抱着多大的希望, 現在, 他…… (大咳, 咯出一大堆血, 然後倒在玉京身邊, 痛哭失聲。)

玉京 侯公子, 你這倒底是怎麼回事?

敬亭 (感慨地) 明朝的秀才, 又是清朝的副貢生, 真是兩代光榮, 雙重科甲!

魁官 (搖頭) 不佩服! 我情願做茶葉生意。

方域 (頓足) 咳!

(香君又大咳, 復嘔血不止, 一轉眼間, 突然暈去。)

玉京 香君! 香君!

方域 香君! 香君! (近前握其手)

敬亭 (搖頭) 這是何苦!

魁官 她本來就有病,這一來…… (攤開雙手表示絕望)

方域 香君!香君!……

香君 (微睜雙目) 侯公子,謝謝你! (甩脫侯方域的手,把頭歪過垂下。)

玉京 (悲慘地叫着) 香君!香君!

方域 (自擊其顛) 我該死!我該死!

(敬亭魁官相對拭淚。)

——幕下——

(完)

## 跋

編史劇難，編我國之史劇尤難，蓋取材較古，則時代悠遠，史跡難於爬梳；取材晚近，則載籍紛繁，聞見易趨歧誤。鉤稽考證，既已煞費苦心，而關目之安排，人物之穿插，則又不僅須明於史實而已。且能形之於筆墨者，不盡能表之於言辭；通行於當時者，不必能契合於現代。是以同一史實，在治史者尊同祕要，編劇者或棄若土沙；編劇者視爲瓌奇，治史者或不屑齒及。欲求兩者兼顧，則非以治史眼光治劇不可。周贻白先生腹有詩書，胸具邱壑，近著李香君一劇，以疾雨驚風之筆，寫黍離麥秀之情，戲劇也，亦卽歷史也。本人承乏導演，排練之日，卽有感於斯。果也，一經登場，直使演者迴腸，觀者動魄，成績之佳，迥出意外，用是知人心不死，公道猶存也。

卜萬蒼

一九四〇年八月

新藝戲劇叢書

碧血花 (卽明末遺恨) 魏如晦著 一元三角

林冲夜奔 吳永剛著 九角

海國英雄 (卽鄭成功) 魏如晦著 一元五角

歷史劇叢刊

陳圓圓 蔣旂著 九角

文天祥 彭子儀著 八角

李香君 周貽白著 一元一角

上海國民書店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出版

每冊實價一元一角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  
者  
周  
貽  
白

出  
版  
者  
國  
民  
書  
店

發  
行  
者  
國  
民  
書  
店

上海九江路210號內455號

